文谷集

七

䟽劄

文谷集卷之十四目錄

疏劄 二十三首

文谷集卷之十四

疏劄 二十三首

以情勢難安乞免劄 壬戌

伏以臣積瘁之餘暴疾重發治之少緩幾不爲人而伏蒙 聖慈濟以醫藥俾得及時和解去危就安臣誠感祝莫知所報第臣表證雖得少减宿病因以增劇火上痰逆膈塞肚脹皆是從前所作苦者而到今挾感乘虛爲患益甚甚至粒食不得下終夜不得寢元氣日益澌綴精神日益昏眩貼身床席生意頓盡目今三陽在節百僚稱慶吉月之朝雖致事之臣所

不敢廢而臣方厠大臣之列獨後嵩呼之班情禮旣
缺罪戾亦大況賓廳之坐日次且迫而未由自力趨
詣瘝曠之誅尤所難逭豈容虛帶相職以爲養病之
坊哉抑臣疾病之外又有情跡之大難安者户布之
議行於朝廷久矣僚相意見之異同臣旣明知則固
不敢斷以爲可行而頃聞關西之良願行者衆道臣
亦有草定節目之私相通議者臣意以爲因其良願
先試西路亦或一道而公事不可私議而止且備局
諸臣職務煩劇此非如循例酬應之事不可無别爲
主管之人故敢於入對之日以此陳白欲令其彼此

往復參互消詳以待廟堂齊會而雜議熟講裁定其
事目誠以往復消詳則民情之利病可以更審矣齊
會熟講則事勢之難易可以酌量矣然後相時度宜
舉而行之則庶不失次序條理事之曲折不過如斯
而已然臣旣已得 肯之後亦不卽分付本道蓋以
左相方在告右相與主管之臣亦久未會坐欲待更
議而處之故也若使臣意在決行於目前則豈必遲
待至此哉臺閣之徑先論執非意所及而此出於未
詳其曲折則亦不足爲恠也至以非西民實願爲辭
則隱然以臣所達歸之於假稱民情欺瞞 天聽斯

已悚怖罔措而仄聞僚相頃於 榻前以漠然不得與聞引嫌乞免臣雖無狀豈敢輕視僚相以爲不足與聞而敢爲獨斷專行之計哉臣之本情斷斷無他而若其輕疎謬妄之失實所難掩臣更有何辭以自暴其心曲哉竊念臣職忝首揆任重百責只欲講求便民之法以試一路而唯其地望不足以鎭羣議誠信不足以孚同朝力量不足以辦大事兼且思慮不周謀議不審自速釁咎無補實效言纔發口而尤悔交積事未著手而訕謗先騰如此而尚可望大更張大變通以祛積痼之弊而救倒懸之民哉況緣臣誤

事致令僚相不安其位人雖以妨賢病　國罪臣臣亦無以自解矣臣將何顏面揚揚復入政事堂以自褒其廉義而益資其嗤點乎臣之不堪仍冒　朝端於此决矣伏乞　天地父母憐臣沈痼之疾察臣杌隉之勢將臣職名亟行鐫削改卜剛大之賢輔別求方便之良法以爲固　國安民之圖使愚臣亦得以退守初服終免致寇覆餗之災公私實爲萬幸臣無任危迫戰灼之至

陳情辭職劄

伏以臣病勢情跡俱難在職而露章陳籲未蒙　矜

許至於 聖諭諄切俾赴賓廳之坐而臣賤患彌苦坐違 明命惶隕悶蹙益無所措竊念臣之忝叨匪據已三年於此矣循省職責蔑有絲毫之補重以疢疾嬰身往往而劇雖黽勉就列而病日居多至如奔走之微勞簿書之末務亦不能自盡多致稽滯失誤其負竊位素餐之罪固已久矣今則疾病漸痼精力已竭一臥經旬蘇復無期臣雖欲强自驅策更無一分餘地而其在 國體亦不宜仍留病劣無所用之臣使庶績日墮而賢路久妨也在平時尚然況於今日之艱危乎且臣發言處事動輒乖謬致令 朝著

之上紛鬧未定卽此一端已難苟冒而僚相之請急
雖云實由疾病大臣去就所關不輕　前席引嫌以
臣之故而長單之入旋又繼之則在臣私義固不敢
自安末俗多口又不可戶喻臣安得晏然獨據其位
哉夫和而不同君子之道古之人或有相須如左右
手而鐘律之論終身不相合者況　國家之事所爭
公耳一時意見之參差何害於共貞之道而惟其妄
率做錯重失事體此臣之罪也雖僚相之意不欲深
怒顯責而臣則誠無以自恕矣爲臣今日之計一退
之外更無他道伏乞　聖慈曲加矜察亟許罷免俾

得省愆養病以圖後效 國事幸甚私分幸甚
請寢申懷補外之 命劄
伏以臣昨於 榻前敢陳悳臣 特遞之過當請寢
成命而未蒙 開允臣誠惶赧而退矣及暮得接
小報又有申懷黜補邊邑卽日發遣之 命於此可
見臣之所陳不唯其言之不足採亦必有大不槪於
聖心者臣尤不勝其悚慄也然其區區之愚所以
竊惑過慮則終不能自已也臣不敢知今日 聖意
所存以爲必如是而後可以鎭浮議而儆 國事乎
若是則竊恐 聖明或未及深思也 上之處分旣

未免失中則下之論議自至於轉激　朝著日益潰裂羣情日益疑阻和平之福鎭靜之期終無可望尚何　國事之可做乎況言官斥逐擧措異常使臺閣摧沮觀聽駭惑其爲損　聖德而妨言路亦恐非細故也臣官以大臣爲名不敢以其言之不見信而不盡其憂愛之私惟　聖明恕其愚而財察焉則豈勝幸甚

請寢宋光淵徒配之　命劄

伏以日者　榻前銓官請遞安東府使宋光淵仍及其引嫌之由臣意以爲光淵之以見代蘇斗山爲嫌

旣涉太拗至以其外遷認爲受指大臣出於傳聞之過而偏執已見力辭　朝命未知其恰當故隨其言端敢有所仰達只欲說破前後曲折且以明事體之不然也拿問之　命實非臣所料繼陳愚見未回天聽只自惶蹙而退矣玆者因其供辭至以徒配判下　國家用法之道如權衡稱物不可少偏若當輕而重當重而輕則其失惟均而人心以之不平矣如使光淵意在規避强引他嫌則編配之律亦不爲過矣此則只坐所見固滯非如厭避惡地之比今乃不加推究輕施重譴則豈不有咈於物情乎且光淵

之引嫌雖過其所自處旣曰取倣古賢欲守大防云而今其被罰未免過重則臣恐中外聽聞未審曲折或有疑於 朝家之以此爲罪案也若是則所損益大矣至於斗山之身日新澡雪等語固有不得其平者而第念一斗山用舍所爭初非重大其所以輾轉乖激論議層加者實由於彼此聞見各異情意相阻而然也同朝之間誠信之不孚如此此臣之所常自歎奚獨光淵之咎哉緣臣妄率一言致令 聖上舉措終歸於失中臣誠愧懼不安玆敢冒進瞽說如使罰當其罪罪雖有重於此者臣豈必以事由臣言而

不安至此哉伏願　聖明深加思量亟寢成命不勝幸甚

辭祈雨賞典仍乞遞免劄

伏以臣昨者伏見　備忘有再次祈雨祭獻官賞賚之　命臣不勝駭惑焉此不唯臣之揣分惶愧竊惜

聖上擧措之失也今玆之旱出於荐凶之餘焚惔之慘八路同然日昨一夜之雨無異焦釜勺水不足爲蘇枯之澤而遠邇均霑又未可知則何得以此而弛其憂哉設令臣將事之後得雨滿望固不可謂臣淺薄之誠有能致此也況其始雨在於未省牲之前

則臣雖欲貪天爲功何可得也以此而至受廐馬之
賜臣誠萬萬不敢當而亦恐大有駭於四方之聽
也古人論應天之道不過曰以實不以文而今日
君臣上下所宜交修相勉者亦不外此顧乃不務誠
實徒事虛文遽以一小雨而有若自足者然則尚何
望格天心而消災沴乎臣實悶焉臣實懼焉伏願
聖明俯察臣之所陳非出於私讓劃卽收還成命益
加意於嚴恭寅畏之實千萬幸甚且臣近緣鎭日勞
擾宿患火熱一倍用事昨晩强赴史局罷歸之後忽
覺項脊硬直回轉之際牽引作痛繼而頭腦大疼達

宵旰苦今猶在昏冒之中備局之坐將赴而未果目
令良命近止 聖心焦勞此豈大臣病伏廢職之日
乎仍乞亟 賜遞免無貽瘝曠之患不勝大願

敦諭後乞免劄

伏以臣遘罹奇疾今已三年而忝據重任年亦如之抱奇疾而處重任至於三年而尚且支延至今免於顚仆者實是常理之外而亦非臣之所自期也然其始也受病未久爲患未甚故病發則告休病已則就列猶得以黽勉周旋不至於全廢職事矣今則歲月旣久病根漸痼傷敗且多沈篤之狀日甚一日又自

月初重經外感之後宿患火熱暴發肆行上而爲頭疼中而爲膈痞下而爲肚脹種種諸證皆出於火而諸證之中頭疼尤甚其痛如劈其重如壓其昏冒也有似蒙物其旋暈也殆不辨人合眼涔涔不能定坐若應接稍煩言語稍過則熱勢輒加精神頓迷如是而寧復有供仕之望乎不能供仕而虛帶職名實非私分之所安請急丐免萬不獲已不料長單纔四上而 聖明過加異數至遣近侍宣諭慰寵勸勉有踰常格臣誠感篆繼以惶悶臣受 國厚恩義同休戚本非潔身長往之流去就進退之間又不能一遵禮

義動法古賢惟其平日所自勉者不過盡瘁之義奔奏之勞則今此控辭豈是引疾例讓者哉萬一賴
聖上仁恩得尋差路則更起趨事無待於　聖旨之勤矣見今疾勢誠無自力之望此臣所以徊徨悶蹙罔知所處者也臣之此言皆是斷斷實情不敢一毫文飾以瞞　天聽伏乞　聖慈曲垂矜察亟許遞免
公私不勝萬幸

因李選疏引嫌兼陳所懷劄

伏以臣頃見大司成李選疏本極陳北幕海价屢易之失其所謂以史事見遞者吳道一也以衄血見遞

者申畢也兩人之遞皆臣所請則臣於此理難晏然而方以疾病請急不暇及此等事且不欲呶呶分疏以重傷事體今者臺閣諸臣相繼引避紛鬧未已究厥所由罪實在臣臣安得泯默而已乎史局堂郎之移授外任者啓請仍留非始自今北關叅佐雖是選任而其視　國史纂修則輕重自別臣之啓遞道一蓋出於此非爲其憚行而曲徇其私也至於申畢之病臣初因諸醫而聞之從而審問人無異辭臣徒聞其目前危篤之狀不能預度瘳復之期恐致濵行狼狽不得不請遞此亦只爲使事之重非有他意也然

出塞之行泛海之役俱非人所樂赴者而未免頻數
遞改則外人之竊議指斥固無足恠而若其前後齒
折誠有如此者矣今選之疏一則曰傷損事體一則
曰擧措乖謬雖其不欲爲迫切之辭只以見欺爲目
而卽此二字亦足以貽人笑侮其何可靦然仍據大
臣之列乎懇乞　聖明罷臣職名以謝人言以尊
國體不勝萬幸且臣於引罪之章不宜贅及他辭而
苟有所懷亦不容自隱也日者備局郎以僚相言來
示廣州府尹薦望而問其可否金鎭龜之名亦在其
中臣不無所欲商確者而病伏乞免之中嫌於干涉

朝政只得泛然回報矣畢竟　睿簡歸於末擬鎭
龜才地本非不堪此任在前由郎署而直陞方伯府
尹者亦非一二則今玆　除命未爲不可而第念鎭
龜釋褐登　朝以月計之猶未滿二歲而遽陞二品
之職晉擢太驟旣非政體所宜　恩點越次尤致物
情之惑臣誠爲鎭龜深惜也王朝宋之名相而其進
用朝士必曰誠知此人然歷官尚淺且俾養望歲久
而後擢任則榮途坦然中外允愜此可謂深知用人
之要也今鎭龜發軔名路聲譽方興竢其歷官稍多
閱歲稍久然後擢而用之則羣情翕然靡試不宜矣

顧乃汲汲超陞恐非所以愛惜成就之道也 殿下如不以臣言爲妄試詢諸大臣而裁處之幸甚

辭職劄

伏以臣頃遇暴疾未赴賓廳至蒙醫藥之 賜感悚罔措幸賴 聖慈旋尋差道而訓局殿最之坐難於屢退 慶節起居之班有不敢後自力進參連日勞傷疾勢復劇火熱大作達宵昏窒殆不省事今早擬赴備局而未免還止此後更起就列又未卜久速臣誠惶悶不得不復申煩籲臣雖無狀豈不知此非言病之日而痼疾難强重任難曠瀆擾之誅有不敢避

也抑臣當退之義又有甚於疾病者臣之竊位妨賢
已三年矣報效全蔑釁咎交積雖其本情非敢玩忽
天災恝視　國事而無如學識鹵莽才智淺短有不
可强焉者則不能者止其義較然而猶且因仍苟據
久蹲不退此實臣之罪也況今災異沓臻交象危厲
苟求其故何莫非人事之失而若論其失則莫大於
輔相之失職輔相之責首揆尤重以此言之今日致
災之由豈非專在於臣哉臣之罪戾死固不足以自
贖而竊恐　殿下所以處臣者亦未盡其道也孔子
曰危而不持顚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殿下始

旣不審使如臣者冒居大臣之位及其短拙畢露嗤點四至猶不卽退斥於臣之懇辭則每以慰寵敦迫爲事而終靳允副一有言涉其非則唯務遮護覆盖而不復究其言之得失又從而摧折之此豈交修不逮可否相濟之道哉臣竊悶焉今臣徒恃　聖眷之隆不早引退以少塞上下之譴責則不幾於宋人所謂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者乎若是則臣之罪又加萬倍矣伏乞　聖慈憐臣難醫之疾察臣由中之懇將臣職名亟行鐫免則實爲應天弭災之一助豈但臣之私幸而已臣不勝大願

請寢李宏罷職柳尚運特遞之 命劄

伏以臣日者入侍敢以諫臣論事之乖謬玉堂劄語之模糊有所陳列其意只欲辨析是非略示警責而已不料 聖明處分太重至有李宏罷職之命臣不得不更申愚見冀回 成命而竟未蒙 允許臣誠慚悚而退仍又竊聽於外議則宏之至被 特罷雖其非斥宏者亦未有不以爲過重此誠公共之論也況喉司陳啓臺閣爭執至於耆舊大臣上章請寢則公論所在益可見矣 殿下之一例留難何哉抑臣竊伏思之臣之論宏也旣以誣罔爲罪而終又以

特罷爲過重豈 聖心之所以不釋然者以此之故耶然臣見宏所爲有所不韙於心故索言之際或有不暇裁量者 聖明何可以愚臣辭語之過而不從一時之公論哉且臺官處置唯當一付物論雖以頃日玉堂劉辭之無謂而 聖明猶且勉從其請誠得事體之當故臣敢以是仰達於 榻前矣昨者大司諫柳尚運之引避也諫院請出而 聖旨特遞此與臣前日所奉揚者大相刺謬臣竊惑焉況 聖教以陵踏失相敬之風爲尚運之罪若其陵踏之失則趙亨期之於尚運殆有甚焉而今獨以此先遞尚運恐

亦有乖於公聽平施之道也 國家用罰貴在得中
言路所關尤宜審慎而 殿下所以處之者未免失
其輕重之則使物情之疑欝衆論之紛紜日加一節
嚮臣所達 朝家處分失中則必致論議之轉激云
者誠爲是慮也臣之本意蓋欲鎭定浮議裁抑弊習
而不能稱停其言終歸於益其鬧端而有妨於言路
則臣誠無以辭其咎而其在 聖明亦豈不爲矯枉
之過乎伏願 殿下深思舒究亟收諫臣罷遞之命
以爲嘉靖 朝著之地實爲幸甚臣前後所陳俱出
愚忠區區過慮不避煩複唯 聖明之恕察焉

引嫌乞免劄

伏以臣積敗之餘表裏交傷舊患新恙一時俱劇危證百出幾不爲人幸蒙 聖慈荐賜醫藥一二日來略有生意而火熱轉盛元氣大脫床第之間猶不能轉動昨承 召命未由趨詣坐速違慢之誅神昏氣短亦未能卽上請譴之章臣罪至此萬殞難贖席藁私次惶怖罔措仍竊伏念臣之疾病如此固無更效奔奏之望而抑臣情勢蹤跡亦有不敢自安於在職者臣本疎戇不量時宜徒欲守 祖宗之絜令遵家庭之緒論妄犯忌諱以抗蠭生猋起之議致令衆怒

轉激陳論復起以至臺閣紛鬧靡所底定　國體顚
倒無有綱紀究厥事端職竟由臣臣誠慚悔舌不可
勝捫矣况臣祖父文正公臣尚憲平居則深病罷榜
之習立　朝則力主勿罷之論與今日言者所執不
翅秦越之背馳寧有可以爲其援證者而顧乃横被
斥擧於章牘之中資其口吻無復顧藉微臣之故又
豈有此此雖臣之所自取亦可見世道之無不有也
臣於此慨爲反顧躬自悼矣豈有顔面復立　朝端
且臣前後所陳雖甚妄率自以爲上奉　邦憲下襲
家訓可幸不至於負大釁戾而惟其地望不足以見

重言論不足以取信畢竟有百害而無一益以公則墜丧 國體以私則忝辱祖先若復率意妄作有甚於此者則其顛頓僨敗又豈止於今日所遭也臣之不敢復論 國家事固已決矣安有如是而可以苟據具瞻之地者乎伏乞 聖慈憐臣難醫之疾察臣難冒之勢亟許罷斥以保微喘以安愚分不勝大幸

乞遞訓鍊都監都提調兼陳所懷劄 癸亥

伏以訓局大將坐事下吏都提調之管攝戎務體例則然而臣方移病丐免大小職事未免廢曠則況此軍門重地豈可虛委於昏仆床席之臣致有警衛踈

虞之患乎況臣兄判府事臣壽興見帶御營都提調
因大將有故代察其任亦已久矣兩局異於他司兄
弟並據都提調已非所安而至於一時並行大將之
事則揆以公義私情尤有所萬萬兢畏者伏乞 聖
明俯垂諒察將臣所兼訓鍊都監都提調亟先遞改
不勝幸甚且臣昨者伏聞知製 教吳道一有先罷
後推之 命臣竊以爲過也 不允批答之經宿製
進固有違於舊規矣然此則已成謬習非獨道一之
罪而設有稽緩之失其罪豈至於罷推哉況王言之
體主於嚴重而近來詞臣之代撰絲綸者率多鋪張

過實之言末流之弊宜有以正之也今道一所製文字未見其草草塞責而遽以此至被重罰則深恐朝家舉措終歸失中而亦非所以黜浮華導誠實之道也臣於請急之中不宜猥論他事而道一之抵罪旣由於臣之控辭則有不敢自安不得不冒昧贅陳惟

聖明之財幸焉

因朴泰遜疏斥乞免劄

伏以臣伏見前應教朴泰遜疏本其中一欵舉臣榻前所陳之語大加非斥臣不勝駭惑也奉朝賀臣宋時烈攺轍東歸本非初志輾轉不安遂至長往無

論其所由然之何故而乃以　三朝賔師之大老歷
萬死一生之竒禍復遭　盛際蒙被曠古之　恩禮
而至使狼狽棲遑不得安於近畿者不但爲　國家
之大不幸誠所謂不可使聞於後世者也臣私心慨
惋竊不自已適造　前席冒陳所懐遣辭之際略及
近事而然亦非敢億逆懸度以爲之說也只以大老
之疏臺臣之啓人所共見者而言之至其貽書一事
大老則以爲出於相愛無他而臺臣則或曰貽書以
沮其行或曰心跡昭不可掩大老則以通書之人並
被株連引以爲嫌至云無面對人而臺臣則齊攻李

選必欲加以眩亂傾軋之罪設令貽書者心跡誠有可惡如臺閣之論而既見大老疏辭之如此則姑且稱停其言稍存顧藉之意可也今乃別出意見一向郎當名爲尊慕大老而自不覺其意之背馳其言之摩戛多見其不思之甚也至以大老之決歸謂其專由於交構者則尤涉不韙臣未知爲此言者果能明知大老之心事而斷之不疑如此耶夫乘間交構者固有罪矣魯謂大老介石之志動於交構之言以決其去就耶覩乎此言則其不爲侵詆者幾希如沈極承望風旨之輩顧何足深責而一時羣議打成一片

牢不可破臣實爲之寒心也然臣不欲索言以增其紛紜只得微婉其辭舍近而憂遠可謂過於委曲矣曾不料以此而重激衆怒也臣當此災咎切迫 國勢杌隉之日叨竊匪據無毫分裨益目見朝論橫潰風波方生而又無調和鎭定之望日夕憂惶只俟罪責今者一言發口自速詆謗其所謂士類得罪而交構者成其計云者語意深緊臣之罪案更添一節何敢靦然苟冒於嵒廊之上乎懇乞 聖慈曲加諒察亟賜罷斥以謝物議千萬至幸

陳情乞罷劄

伏以日者掌令沈極怒臣劄中斥渠之言張皇引避忽然拗引金益勳事揷入於末端臣固已駭訝矣今見極之昨日避辭醜辱臣身更加一節公肆陵踏無復餘地臣之前劄所陳只是嘅惜大老之夬歸仍及臺臣辭意之不韙而已初何與於益勳之事而欲以此籍制衆口作爲陷人之機穽一則曰益勳二則曰益勳其心所在不難知也然大臣者民之表也臣雖無狀職是大臣如使　朝廷之上綱紀稍存則必不敢詬詈至此此豈但爲臣一身之羞辱也況極構臣之罪專以依阿外戚掩蔽　聖聰戕害士類爲斷案

則此皆人臣之極罪士夫之深恥尤何敢冒刻抗顏於具瞻之地乎且臣得見工曹叅判朴世采乞退之疏備陳難留之義而要其歸趣則專在前後言計不能見採於廟堂而又以臣證成臺官之罪爲言臣於此不覺瞿然自失也事之委折雖有可言臣不欲費辭自辨而第臣久竊匪據已負妨賢之罪又其識慮淺短不能推賢與善共爲 國事使 聖上勤苦召致之儒臣不安而求去臣罪至此將何以自容於公議哉臣之情跡節節難安伏乞 聖慈俯加體諒亟罷職名仍許斥退公私不勝大幸

請寢沉極補外之 命仍乞遞免劄

伏以臣於月初攝事郊壇冒曉歸家猝患暑癨頃刻之間至阽危境雜試方藥僅得回甦而今過十許日餘證未祛宿患火熱乘此復劇晝夜燥渴往往悶塞所接口者只是氷片冷水一粒之食輒至滯膈胃氣大虛下泄不止顧其沉苦澌綴之狀寧有一分供劇之勢而適以 親禱 上謚之禮續有事於 太廟不敢告病忍死奔走仍又連日進叅於諸司殿最之坐患證添劇氣力頓盡今則雖復欲黽勉就列有不可得矣此誠何時而乃敢虛帶相職以速瘝曠之罪

乎仍竊伏念臣頃被沈極醜詆理難泯默茍冒章劄
自列　筵對申懇誠出於　國體私義之不容已者
而伏承　聖教似將有譴責之意若是則適所以重
臣之罪故略暴微悃以效先事之戒矣退而遽聞有
沈極外補之　命則臣心震悚尤不敢自安也然愚
臣不安固不足言而因此一事喉司覆逆玉堂劄陳
耆舊大臣諫院長官相繼上章語意勤至則公議所
在槩可見矣公議如此而　聖明猶且强咈則物情
之轉激從可知矣其何以爲鎭定之道乎況極其職
則臺憲也所坐則論斥大臣也而一朝黜之下邑迫

逐蒼黃遠外之人猝聞臺官以言獲譴必將驚惑竊
議則其爲 聖朝之累當復如何以臣之故馴致時
議增激而 聖德受玷則其罪尤無以自解矣尚可
以一日抗顔於 朝端乎且臣伏見諫長之疏有沈
極避辭大臣激之等語臣誠瞿然臣嘗聞先正臣李
珥爲憲長斥正言尹承勳以承望風旨臣不量時宜
妄效古義不覺其有乖於待臺閣之道是誠昏謬之
過也設令極有失而專由於臣之激成則臣之受罪
宜在極先何可獨罪極哉此又臣之所不安也伏乞
聖明深加思量收回憲臣補外之命仍察臣病劣

難强之狀將臣職名亟許鐫免攺卜賢德以畀調和
鎭定之責使臣身得免於大戾朝論不至於大乖公
私實爲萬幸臣於 中旨之降非不欲一言請寢而
自念區區文字難望感回 天聽擬竢入侍 面陳
説玆遷延矣賤疾如此進對未易輒敢以奏記仰瀆
冞增惶悚之至

陳情乞遞劄

伏以臣日者猥蒙 殊眷荐辱 隆命義不敢終於
退伏亦欲一近 威顔畢露悃愊仍請前後違慢之
罪不得不力疾趨詣幸獲 賜對便坐披瀝肝血無

復遺蘊而 聖明終靳開許乃反曲加勉諭其指擬之重慰寵之勤俱非所當於愚臣者至其誠意所到可泣鬼神此實於敵以下所不易得者而以臣無狀得之於 聖明臣非木石尚何以爲心哉使臣才力少可以報效則糜身粉骨亦所不辭而猶且干冒煩瀆甘爲孤 恩負 德之歸此豈臣之所欲哉臣退而怵惕氷炭交中中宵繞壁但有涕淚臣之情事孔艱且悲矣竊念士生斯世雖有有爲之志得其位固難厥或得位而得其君爲尤難此古今之通患也臣本小器不堪大用而遭遇 聖明誤被委任有事必

咨無言不從臣於今日不可謂不得位不得　君而
由其才智庸下見識淺短忝據鼎席首尾四年不能
建一策革一弊以輔　聖志而救民生馴致　國勢
泮渙日趨危亡之域中外之人小則譏責大則憤罵
咸萃於臣身此固事理當然豈敢一毫懟尤爲臣之
道只有亟解機務遠避賢路以謝國人而已假使迫
於　嚴命忍恥苟蹲其憒憒罔功之狀可以推往知
來終不過增四方之詆罵速一身之顚沛耳是果何
利於　國家哉倘　殿下深念及此則必不待臣言
之重複而已有所處分矣且臣沈頓之中乍經勞動

病情因以增劇火熱交攻內外赤疹遍身瘡爛痒痛裸體槃礴晝夜呌苦襲衣帶任奔走難期於時月之間相府重地豈容緣臣虛曠至此哉臣於　榻前承
諭勿復以文字煩辭極知僭越有罪而第臣嘗見宋臣歐陽脩上劄乞解政事有曰昨雖面奉聖旨令且未要入文字迫於情懇退不自安仍復陳乞云情勢迫切則雖有君命古人亦有所不敢承者玆冒萬死更申號籲伏乞　聖慈哀憐垂察亟允臣所辭以幸公私臣不勝懇祈切祝之至

乞免劄

伏以臣日者伏奉 聖批又不允臣所辭固擬連章
申懇而賤疾忽復添歘氣逆火升動輒昏窒無計構
成文字未免淹過多日此際又聞 殿講命官之任
特以屬臣而亦未克具劄控免敢將病狀逼告政
院至煩啓稟遞改其爲逋慢猥越固已多矣乃蒙
聖慈反降醫問是何臣罪愈重而 聖眷愈隆至於
此耶惶隕感泣誠不知死所也第以臣之無狀終無
一分可以稱塞 聖上之恩意者 覆盖之德雖厚
而匪據尸竊之罪不可貰也 慰勉之旨雖勤而舉
國然罵之言不可遏也 生成之澤雖至而積年膏

肓之疾不可醫也若是而　聖明猶且曲意拘牽一向敦迫則適足爲褻　恩辱　命之歸不但微臣之益其罪而已其間曠職害事又不可勝計　聖明於此寧可不深長思哉臣今雖去職本非高蹈長往之人一念憂愛豈以進退而有間哉幸而疾病少蘇愆尤少贖則再備驅策自有他日糜粉隕結臣不敢辭也伏乞　天地父母哀憐垂察將臣職名亟許遞免以便公私千萬至幸

三　又乞免劄

伏以臣累牘哀籲辭竭意窮而微誠未格　天聽愈

邈至以日呈十章不可允許爲教臣奉讀 批旨惶惑失圖跼高蹐厚靡所因極古人所謂烈火燒心未足以喻臣情事也顧臣今日祈免之懇豈但臣之自斷於方寸哉凡今之人無論知臣者與不知臣者在朝在野無小無大皆以臣爲必可遞此可見擧國之公議矣獨以 殿下日月之明猶未及垂察乎此耳自古安有擧國之人皆謂其當遞而靦然仍據於皐席者乎亦安有其身之自喪廉義而可以任 國政摠庶僚者乎今臣若懷 恩畏 威忍詬包羞抗顏於具瞻之地則中外人情必益駭然羣議顯斥將

不勝其交沓到此地頭　殿下雖欲庇臣而留臣亦
不可得矣臣之僇辱顚躓固所自取而亦豈　聖明
所以禮使曲全之道乎語曰千人所指不病而斃況
以臣瀕死之痼疾而强之以高位重負仍之以積戾
衆毁又未蒙　聖慈之所愍念則孱軀危喘幾何而
不澌盡也然臣一身死生猶是微事而至使　聖眷
虛辱相職久曠終無承奉之期徒速違慢之罪其如
國事何哉伏乞　聖慈諒臣疾病情跡決無可出
之勢勿復爲無益之虛拘亟許遞臣議政之任以幸
公私臣無任崩迫戰灼之至

又乞免劄

伏以臣日者上劄畢暴腷臆而伏承　批旨尚靳一俞至　遣近侍開誨丁寧　眷渥罙隆雖切感戢進退孔艱益增悶塞臣竊自悼爲臣無狀方當　聖明御極仁恩普洽宇內羣生咸得其所而以臣情跡獨不得自伸窮蹙危厲以累我　聖上通志成物之化也臣之前後號籲肝血已焦矣辭語已竭矣固不敢更費葛藤仰瀆　宸聽而請復以前者進對陳懇之日所引宋臣韓琦之事申複其說以冀　聖慈之矜察也琦之辭位也至持四方人士見責不退之書開

陳於帝前其所謂見責者豈有嫌怒於琦故爲敲撼
而然哉特以琦當退不退而責勉以去就之義也琦
之必執此爲辭者亦以見公議所在不容不退也況
臣罪愆山積咎責滋世當退之義又不止如琦之所
處則前劄所陳舉國之人皆謂臣宜退云者自是公
言實狀此豈皆媢嫉臣身用意詆毁如 聖教者哉
聖明之不許臣辭或由於此則竊恐 天鑑猶有
所遺照也抑臣因此伏念韓琦以兩朝定策之大臣
德望忠義繫天下之安危而當神宗嗣服之初猶且
力辭必退神宗始則惜其去至於流涕勉留而終不

得不許是豈琦之忽於體國之誠亦神宗薄於待輔相之道哉誠以君臣相與唯在誠信禮義而不徒以外貌虛文爲貴也至如文彥博之被駁於唐介也仁宗雖以此罪介而彥博亦免其職王陶之論毀韓琦也神宗黜陶于外而琦之辭退亦由於此豈不以大臣爲四方之表一被人言無論彼此是非不宜使冒沒仍據也彥博琦尚然況如臣之萬萬無似乎況臣之爲國人所詆罵有非一二人論斥之比乎 殿下之於愚臣眷眷弊履之舊不忍遽舍慰諭敦勉曲加異數臣之感 恩則誠有之矣至於抑其所難安之

情勢强其所不堪之疾病必使束縛維縶終至顛頓覆敗而後已則其於使臣之禮體下之仁恐未免有歉而區區螻蟻之悃亦不能無憾於 天地之大也伏乞 聖慈哀而憐之亟許遞免以副至願以彰洪造千萬幸甚臣既奉 勉諭未克趨承則義當更申微懇不敢少緩而適自五六日來泄痢暴作病情彌劇委席昏瞀今始陳露尤增死罪

又乞免劄

伏以臣畢露肝膈未蒙 矜允 恩數彌隆批旨愈勤欲强起承 命則悶迫之勢實如前後所陳欲冒

睞申懇則違慢之罪亦非分義所安進退路窮置身無地方寸之中氷炭交集縮伏竢譴爲日已多矣明誅未加鬼責先至宿患增劇危證疊出泄痢十餘日眞元大脫昏昏綴綴生意頓盡臣位極福過死無所恨而只以不稱之職猶在身上深恐未免爲尸竊之鬼致令　聖上生成之德亦有所未竟也仍念臣之虛帶官銜奄過數月疾病旣難自力形跡動輒拘格　三殿移御百僚驚憂而臣不能趨造　起居鼎席不齊僚相獨賢而臣不能左右奔奏　天怒震激朝論橫潰而臣不能匡救彌縫孔子所謂將焉用彼

相者正爲臣今日設也臣罪至此誠無以自解而一任瘝曠莫有變通 國家之事不亦大可寒心哉玆冒萬死復瀆 宸嚴伏乞 聖慈更加憐察以臣所辭爲可則亟賜準許以爲不可則早降威譴以爲人臣孤 恩違 命者之戒不勝萬幸

未叅賀班待罪乞免劄

伏以臣屢辱 恩旨未克趨承徒以螻蟻之懇狗馬之疾冒干 天聽不自知止違越煩瀆死有餘責而乃蒙 聖慈不惟不加之罪眷顧愍念愈往愈勤醫問絡續刀圭便蕃臣誠感泣銘鏤不知所以圖報也

第臣宿患已痼新恙交作泄痢一證浹月彌留形神換脫生意索然昨又猝患似霍之病痞結關格頃刻幾殊今雖幸得少定達夜大瀉之餘氣力一倍澌頓臣之就列從事固非可望而玆當 誕彌之節百僚稱慶歡抃攢祝之私臣豈獨後於人哉顧臣學識空踈旣未效古人金鑑之獻又緣疾病危苦末由致身
昕庭以展中岳之呼臣子分義無地自伸伏在床褥矯望 宸極區區之誠只願 聖德日進 聖壽無疆而已撫躬悲悼不如死之久矣若其逋慢闕禮之罪終有所難逭伏乞 聖慈亟先鐫免臣職仍治

臣前後罪戾以安微分千萬幸甚臣無任震悚竢譴之至

乞遞兼陳所懷劄 甲子

伏以臣沈痼之疾又當積敗之餘固難望其易瘳而旣感前後 聖諭之勤且懼此時瀆擾之罪冀幸賴天之靈得以調治少間不敢復煩辭乞泯默跧伏淹過一旬者盖以此也忽自數日以來疾勢添劇滚到危惡之境火熱壯盛顚顚昏窒唯以救急藥物支延朝夕而自覺氣力漸微精神漸短無復有回蘇之望臣之一身生滅雖不足言而何可使百責所萃之任

虛委於人鬼未分之身一任其癈曠乎伏乞 聖慈
曲加矜察將臣職名亟許遞免俾臣得以少安餘喘
誠不勝大願且臣方忝訓局都提調竊有所欲陳稟
者姑竢病間登對之日矣今則臣病至此致身 天
陛恐難自期茲敢冒昧附陳焉訓局軍兵專爲宿衛
當初創設意非偶然而設置旣久流弊漸滋前後論
者每以耗費 國計無賴緩急爲言變通之議其來
久矣然而勢有掣肘難於善變 自割屬禁衛營之
後額數視舊頗省而議者猶以未能大變爲恨是亦
不無意見而及至今日時勢危訌人心繹騷大變通

之舉有不可以更議則莫如仍其舊貫善爲撫養訓鍊以得其心力而已猶且紛紜訾議使軍志不固軍制漸弛者竊恐無益而有害也軍兵之受兼司僕帖者廩料之給一視禁軍實出於勸奬之意而辛亥以後減其一斗尚未復舊連値歲歉事勢則然而今至十餘年未免爲仍減之歸軍情因此失望多有怨咨之端方春飢窘尤宜軫恤照舊準給似不可已也即今經用匱竭臣亦非不慮此而初旣爲賑資而裁減則稅船未到之前一二朔支放之料雖以賑廳之米推移添給亦或無妨於事理也斗米增減雖似不緊

軍心得失所關非細恐不可不深長思也老退軍兵
之曾經扈從南漢者蒙 恩特授堂上之階又愍其
無以糊口使該曹輪朔付料 朝家酬勞之典可謂
至矣但其元數三十人而每朔只以十五人付料各
給六斗之米此輩旣離行伍無他資生之路而六斗
之料亦不得逐月均霑其間呼飢之狀實爲可矜凡
民無告尚且賑活則况此輩當 國家危急之日執
殳捍 王乘堞禦敵其功勞亦自不少而到今終未
免窮餓以死則其何以激勸士卒於將來乎且此輩
皆已衰老其年少不下七十雖使食廩沒齒前頭能

有幾何歲月乎今其見存之數又未滿三十盡數付料可無甚費而在渠輩則受惠實大矣然臣病昏之中所思未必中理伏望 聖明下詢廟堂商議可否而裁處之幸甚

因俞瑒疏辭免劄

伏以臣誠庸闒疲劣百不逮人而冒據爵軸久妨賢路譏謗之來固其宜也然今日 國勢之陵夷未嘗不始於私之一字此則雖以臣之愚不待人言而知之矣區區一心每以克去偏私爲自勉之道而前後御勉於 聖明者亦不外於此矣昨伏見戶曹參判

俞瑒疏本極論近日上下私勝之弊而有曰廊廟奏對未能盡公臣不勝悚然也其所云云旣不的指某事眉睫之近臣不能自見而凡人意有所蔽則以公爲私以私爲公者多矣人之視臣何獨不然爲人臣者雖至誠奉公猶懼不濟一有懷私罔上則其罪豈可勝誅哉況臣職在首揆身任百責而曾未能正色明言以振 朝綱而糾弊習則今之私意橫流擧世懷襄者皆臣之罪也其何敢抗顏苟冒於具瞻之地乎懇乞 聖明亟許罷免臣職以謝人言以爲人臣之戒千萬幸甚

乞免兼陳臺啓張振文事劄

伏以臣因病廢仕爲日已多病勢未蘇而退伏難安欲試氣力强起出脚兩日之間乍經公私勞擾風寒所感痰火復劇頭腦之暈痛咳喘之上逆比前有加達夜苦苦神氣昏綴頓無趍衙治事之望逋慢日積悚蹙罔措伏乞　聖慈將臣日昨前席之懇更加矜察亟許遞免毋誤　國事不勝大願且臣竊有所不安於心者臣前者入侍以奉常判官張振文當官盡職非罪被譴之狀敢有所陳達矣到今振文新授郵官被臺閣論劾而　聖批以曾有大臣之言爲教此

必　聖明有以俯記臣前日之言也繼見臺官避辭
以爲稔聞振文在太常多有鄙瑣之誚云畿驛馬官
纔有擇任之　命而振文地望不足以彈壓則論之
誠是矣至於鄙瑣一事臣所未聞泛稱鄙瑣雖未詳
其何事而臺臣之言亦必有所聞聞見之各異顧何
足恠也第臣待罪太常已五年矣其間閱試郎僚不
爲不多其人之麤細緩急各有不同而任職之得失
亦隨以見焉自以爲前後郎屬之能否粗得其槩略
矣今臺臣之言如此盡職之與鄙瑣不翅相反臣忝
居都提調下官不謹而不知則是不明也知之而私

護則是不公也臣之罪必居一於此矣本寺之官正
則例以出入臺侍之人見差直長則以槐院叅下之
官兼差其餘則率多鄉曲卑微之流非怠緩則疎拙
鮮能勝任而振文以絕塞寒賤之人獨能諳練職事
勤謹奉法以臣所見誠可謂翹楚也臣嘗謂人之才
稟不以京鄉而有豐嗇　朝家用人之道亦不宜太
拘於門地似此之輩在所奬進故至於舉以　上聞
而不以爲嫌矣畢竟未免爲私護郎屬厚誣　天聽
之歸臣於此誠不勝其悚恧也臣雖疲劣何敢曲爲
振文地而與臺臣上下其論哉事體所在有不容晏

然者懇乞　聖明並賜諒察治臣奏　上不實之罪

實爲幸甚

文谷集卷之十四

文谷集卷之十五目録

疏劄三十三首

因災異陳戒仍乞策免劄

陳情請徃見亡女改葬劄

因北京罰金事引罪乞罷劄

因災乞免劄

更申 榻前之懇請差使价劄

承旨傳 諭後乞免劄

請寢李徵明削黜承旨拿問之 命劄

因災乞免劄

因天變乞免劄

因政院啓辭乞免劄

文谷集卷之十五

疏劄 三十三首

病未赴問 安待罪仍陳情勢乞免劄 乙丑

伏以臣抱病供劇經冬積傷入春以來宿患復作雖黽勉奔走而長在呻痛之中矣三昨公退火熱暴發煩懣昏窒久而靡定 玉體連日受灸而不得趨詣起居之班分義都盡不勝惶恐待罪且臣疾病之外又有情跡之所難安者頃臣入侍 筵席妄有所陳白者只欲使 聖上好惡是非之辨得其當而且以杜將來藉口接踵之邪說也此誠關係非輕義不

容含默而若其衆怒羣謗固已自料亦有所不暇避也因此論議轉激事端漸大譴罰太遽物情不平終無鎭靜之望只增紛鬧之機臣之妄言之失誠無所逃矣夫尹拯書辭之非出於有意誣辱則臣旣言之矣學儒輩提起論斥於數年之後臣亦不以爲是矣獨其援引不當引之事以先正爲眞有失者未見其爲正當底道理而爲拯分疏之人專務覆盖周遮必欲歸之於盡善無過之地者其心亦未可謂公平此臣所以慨然於時論之偏係而不得不一爲開陳者也今之右拯者雖妄發二字亦有所不敢下者此不

過意在愛護猶恐或傷乎拯而若以其言謂非妄發則是適足以實拯之言而重拯之過恐非所以愛護之意也其亦不思之甚矣然今時議論大抵皆類此不獨崔錫鼎一人之言則在 聖明建極之道只得正其好惡明其是非使詖辭邪論毋得以投間可也何必重施威怒以失和平之則乎且其疏中不仁甚矣一款語未必專出於指斥臣身則執此爲罪亦恐有乖於原情用罰之道也臣又竊聞再昨玉堂諸臣之請對也有論及臣言議之失而仍舉臣之兒子以證其異同者云雖係刑獄之事以子證父大傷倫理

以此　聖上新有申禁之教而不意今者乃發於儒
臣之口如使　朝廷稍尊體統稍嚴此等之說何得
攙徹於　黈纊之下哉此無非臣之無狀自取賤侮
之致反省悚恧尚誰咎哉其所謂湖西儒生輩遍文
醜悖之說臣亦嘗得於傳聞而痛駭之矣夫因其子
之有失而移攻其父在凡人尚且不可況如　贈叅
議尹宣擧之爲　累朝所禮遇士林所尊尚者豈後
生末學所可侵侮者乎其公肆詆辱果如所傳則摘
其人而罪之夫誰曰不可哉至於因此事而罰學儒
以爲鎭定之計云者沈櫂柳尚載之疏亦無一句半

辭及此者而申暴乃從而演出言外之意替人發明臣誠未曉其故也緣臣一言輒轉起鬧 經幄之長至被 嚴譴已非臣之所安而忝居大臣之列不能見重於人致有擧子證父之論其爲羞辱 淸朝莫此爲甚不可一日苟冒於具瞻之地伏乞 聖明還寢崔錫鼎罷職之命仍許褫臣職名而斥退之以靖朝著以謝人言不勝幸甚

被李寅煥疏斥乞免劄

伏以臣昨者得見大司諫李寅煥疏本首尾張皇專攻臣身而語意之謬戾詆斥之深緊比之他人尤有

甚焉臣身被斥固不足言而至其是非所在不容不辨者則不敢以屢瀆爲嫌而終於泯默而已也其疏主意以爲尹拯書中文字非拯自創卽先正臣李珥自謙之辭云李珥辭職之疏自謙則誠有之矣今之言者以　贈叅議尹宣擧上　孝廟之疏以不死自咎者與此相類拯之不以其父自謙之辭斷以爲可死之義者義理正當未見其不可云誠如此言則何獨於先賢自謙之辭斷以爲眞有之失耶子弟之爲父兄後學之爲先正雖有恩義之別豈容輕重異視有所與奪於其間乎爲此論者徒急於救拯而不顧

其大悖於義理其言之破綻自有難掩臣不欲多辨也尹拯之妄引先正雖非有意於誣辱其爲誣辱者之噶矢則大矣昔曾子以子夏使西河之民疑子夏於夫子數其罪而責之子夏亦受罪而不敢辭况如拯之援引不倫以資邪黨害正之說者烏得以逃其罪哉有罪無罪自有公論又何待於臣言而證成之哉臣之 前席所陳其意不專在於調停只欲爲
聖朝正好惡爲士林明是非而已然是非之中亦自有輕重曲折尹拯之失專在於爲邪論口實則所關非細何可以非故誣賢而不辨其言之謬妄乎李震

顔之疏只是爲先賢伸辨則大意自是何可以斥拯之過而遽加以停擧之罰乎臣之執兩端而開陳者意實在此非爲一震顔地也今寅煥至以言與事相左是與非相蒙等語詆臣斥臣殆無餘力臣雖疲劣亦不欲效寅煥輩一意偏係有是無非者之爲也且寅煥以拯之此事不干於奉朝賀宋時烈而震顔之疏並擧大老出於借重脅持云臣於 榻前亦及大老之事則寅煥之斥豈但在於震顔也然臣竊見今之贊揚尹拯者皆是排擯大老之人也如使一世尊向無異於前日則如震顔之言無自而至矣此宜自

反之不暇何必怒人至此哉至於搜出年久私書雖以此爲執言之端而以其年久而初不提起則善矣其書既傳之史局爲修史諸臣所共見便同公家文字而到今播諸搢紳達之　天聽則其言之是非亦安得無辨乎大抵拯書一句語其初之失只在於拯而今則一時之人傳襲其說守若金石牢不可破寧以先正爲眞有失而不欲以拯爲少有過不自覺其同歸於一轍至於四館之官附麗金洪福之論者多是一種醜正之徒而反以數十人之同叅自詫以爲公論打成一片略不知耻視平昔尊慕之先賢幾乎

若弁髦他尚何說世道之變人心之壞臣實爲之寒心也臣一言發口衆鏑叢身此則臣旣已自度於前矣至於言與行違辱人賤行而位在大臣負此題目臣雖澳涊 國體至嚴豈容靦然仍據於鼎席之上乎且臣卽見憲府啓辭極論李震顏停舉 反汗之失而請仍前 命以臣所陳之言而謂之義理愈晦是非愈混其所以斥臣者可謂一節深於一節矣自今以後遞而迭攻者未知又有幾許人而構臣之罪又不知至於何等地而後已則以臣氣力豈有抵當之勢乎反覆自量莫如早自斂退以全微尚不唯臣

之得免顚頓亦可使 朝著自底於寧靖矣伏乞
聖慈俯察臣之情跡終難在職亟賜罷斥以幸公私
不勝大願

因虹變乞策免劄

伏以天災時變政瘼民愁至于今日而極矣環顧內
外無一可恃 國家危亡之勢不待智者而寒心矣
乃於日昨又有淫虹貫日之變乾象玄遠雖不敢測
知咎徵之沓臻豈無所召而然哉臣不勝驚懼而憂
慄也夫人君代天理物位曰天位職曰天職必求人
才布列庶官所以共治天職也一職有曠則天工廢

矣今日人事之失固非一二而苟求其致災之由則
臣恐其咎專在於曠庶官而廢天工也庶官猶然況
於相臣之不職乎臣以至庸極陋忝據喦軸已六年
所矣曾無一言一策可以輔　主而救民徒速妨賢
病　國之譏則不職之罪臣猶自知天之示警理固
宜爾臣之不可不引退者於是而益决矣伏見　備
忘辭旨其所以遇災警畏責勉臣隣者可謂至矣然
天行雖健非有坤道之順承則無以成萬物古語亦
曰得百騏驥不如得一伯樂今雖　聖明憂勤於上
賢俊布列於下苟不得其人以畀相職而使如臣者

因仍叨冒只取充位而已則終何以濟時艱而回天怒乎　殿下既知臣之不職而徒以體貌虛拘猶不許斥罷則亦豈應天以實之道哉臣之苦辭至此者非敢苟循往套實出於爲　國家慮也伏乞　聖明亟察臣肝膈之懇特許策免改卜賢德以爲弭災轉危之圖不勝幸甚

請訓鍊大將速　賜裁處仍乞遞免劄

伏以頃者右議政南九萬劄中以大興山城銀賊推斷之際以其子之招證成其父處斬之罪滅絕天理斁敗彝倫山城別將及捕盜大將刑曹堂上請皆責

罷其職而 聖批只罷別將餘皆止於推勘當該捕盜大將即訓鍊大將申汝哲也汝哲因此惶縮不得察將任已有日矣盖此事當初山城別將致疑其父而推問其子固爲謬妄之甚而捕盜廳之具案入啓也並舉其子招辭有所云云亦未免失著矣然而若究其獄情之始末則其父之取服處斷不專由於其子之招而前後推問之辭亦未嘗以其子之招爲歸重證成之端故循例判案不自覺其終爲敗常滅倫之歸此實不審之過也捕盜廳啓目未及入啓之前汝哲以山城軍需屬於都監而臣忝爲都提調謂宜

通知其事逃示其草本臣亦泛然看過不能斥其非
而使之敗臣於此事實與有其責矣大臣之劄辭嚴
義正誠無容議況直請責罷非如尋常論斥則爲汝
哲之道悚懼難安亦事體分義之所當然也但將兵
之任不容暫曠而汝哲旣不敢猥煩控辭又不敢晏
然察任軍門事務廢滯已多且中軍見闕旣久而不
得可合之人尚未差出宿衛重地踈虞莫甚如以爲
汝哲之罪所關重大不可但已則因以責罷之可也
不然則亦宜　特降明旨毋使曠任臣願　聖明俯
詢廟堂速賜裁處不勝幸甚臣擬竢登對以此禀達

而今日賓廳之會又緣病劇未赴敢此冒昧劄陳焉且臣積日沈綿之中近又添感寒疾兼患喉痛廢食叫苦一倍危惡無論諸證之種種迭侵最是元氣銷削正如將下之日自量病情恐無復起之望伏乞聖慈曲垂哀憐亟許遞臣職名俾臣獲安私分少延餘喘而 國事亦不至於大誤千萬祈祝之至

乞遞本職及司譯院都提調再劄

伏以臣之病勢幸而少間則固當承 命就列之不暇而卽今氣力實無起身趨事之望引日曠職晷刻難安無端跧伏罪戾益重不得不更上辭章悉暴病

狀情懇而伏承 聖批反加敦勉至以速出論道爲
教臣惶怖隕越不知置身之所也此無非臣之平日
言行不足見信於 君父以致疾痛之呼未蒙 矜
聽肝膈之懇終歸文飾臣之無狀此亦可見只宜噤
悼自訟何敢有憾於 天地之大哉至於譯院新
命臣之所辭本非故爲能讓實有萬萬不容已者而
聖諭謂無可辭之義臣竊惑焉前任之大臣以身
兼兩窠爲不安而 聖上旣允其辭矣臣之曾所兼
帶視彼大臣不翅倍蓰而今乃移授而埤益之臣又
晏然承代不以爲嫌則公義私分豈非兩無所届哉

古人於辭受之節義所不安雖小必謹臣雖百不及人尚有一端廉隅今於此任終不敢冒處伏乞 聖慈俯察危迫之悃將臣本兼職名並行鐫免仍治臣違慢瀆擾之罪以安微分不勝幸甚

遣承旨 敦諭後辭職劄

伏以臣之今日請急非故飾讓圖便可已而不已也誠以病纏膏肓鬼事將迫而猶且虛帶相職遂死於尸竊之中則上以傷 聖朝生成之惠下以重微臣叨冒之罪反覆循省不敢食息自安此臣所以累牘陳乞必以釋負爲期者也 殿下若體諒於此亟賜

一兪則公義私分兩得其當而至今　斬許實非臣
之所始料也人君之於輔相雖貴乎委任責成而若
其疾病情勢有不堪在職則因其辭而勉許之不徒
以强迫虛拘爲事豈不以使臣之禮體下之義當如
是也臣不暇遠引古事以臣所覩記自　仁祖朝以
來豈無倚毗眷重之大臣而久據郈席未嘗有如臣
之比者使臣有才而無病尚不宜獨專寵祿况其無
一分可稱之才而有萬分難强之疾乎雖以近事言
之前後居相職者如判府事鄭知和李尚眞之歷事
四朝耆耉宿德而　愍其旣老則遞之判府事閔

器重之才猷精力可任經濟而　軫其有疾則遞之
故清城府院君金錫胄之肺腑忠勞休戚與同而
念其情跡難安則遞之彼數臣者其地望才德以臣
較之不翅十駕莫追至其在位則又不如臣之年久
而　殿下猶皆曲副其控辭獨於微臣垂死之病瀝
血之懇不加矜察輒下敦勉之教豈以　殿下天覆
一視之仁有所厚薄於彼此哉無非臣之誠意孚信
不及諸臣未足以上格　宸聽也臣於此固當反躬
自悼之不暇而第恐　聖明用捨進退之際未免失
其輕重之宜也昨蒙承宣傳諭　聖旨恩數荐沓尤

非臣所敢當而顧此床蓐危喘更無趨 命之路跼蹐徊徨不得不冒死申籲昏瞀之中情迫勢蹙語無倫脊死罪死罪伏乞 聖慈特垂哀憐將臣職名亟行鐫免以幸公私不勝大願

復拜領議政辭劄

伏以臣六年匪據罪積尸素一病阽危望絕奔奏以公以私早宜引退瀝血祈懇非一日矣幸蒙 聖慈哀憐特許遞免臣誠感戴攢祝庶幾自玆以往獲免重戾少延餘喘以終 天地父母生成之惠也不料千萬夢寐之外新 命忽降臣於此驚惶駭惑不知

其所以也臣之已試蔑效之狀實是 聖明之所洞燭同朝之所共知則今不敢更慁 宸聽而臣之去職纔匝月矣其間短劣之才力旣無驟長之理沈痼之疾病又無調息之暇則臣之難冒重任固自如也而今乃以臣代臣曾不踰時譬如强僬僥以擔千勻之重愍其顚壓將死乍弛其擔而旋又强委重焉則其亦終於摧碎而已烏在其愍念之意哉今臣所遭正類於是臣之私情悶迫固不暇論而竊恐 聖上體下之仁有所不竟而前後擧措未免爲顚倒之歸也況臣經夏積病之餘眞元大脫蘇復無期一有勞

動諸證輒劇綿綿綴綴長在枕席最是精神之消亡視聽之昏耗比前益甚尋常人事亦多遺失錯謬寧復有出入廟堂酬應事務之望乎臣之不堪更備驅策於此益决矣伏乞 聖慈俯察危懇亟許鐫攺臣新授職名無使再誤 國事重妨賢路不勝幸甚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卿以 顧命大臣德望素著平日倚毗之隆委任之重莫卿若也當此國事杌陧之時必無輕易準許之理而巽辭愈懇終難強迫不得已勉副者實有待於今日故須於面對略及微意矣久遠之事雖未能詳知試以 孝廟朝已行之例言之故相臣李時白具仁垕釋負未久旋登黃扉有以見 聖祖委任之盛意也矧今秋節已届廊廟多事决不可徒守撝謙之志一向引入恝視國事須體至意安心勿辭速出論道以副如渴之望

再劄

伏以臣纔釋重負旋叨新 命不惟私分難安抑恐
國體乖宜敢陳血懇冀蒙 反汗伏承 聖批不
卽開許反下不敢當之教臣誠惶感悶塞益不知置
身之所也夫國亂思良相古有其語而在今時尤切
杌隉泮渙之勢無一可恃扶顚持危之責只在大臣
則正宜博選賢德爰立巖廊以畀弘濟之任以慰具
瞻之望而乃以庸殘癃病已試僨敗之一陳人復置
百僚之上使朝野駭聽識者寒心此豈 聖明所以
求賢自助爲國圖理之意哉臣竊惑焉臣之無似受

恩最重任職最久感激圖報之誠豈有量哉如使
臣粗有救時之材雖不能經綸一世挽回頹運而六
年之間必不無一二裨益 國計民事朝論俗習豈
至如今日之蕩然莫可救乎惟其朽木難雕黔驢技
窮才力之所不逮分寸無以自效故耳然臣之不自
量而久冒匪據其罪誠無所逃免得逭刑章亦已幸
矣何可乍遞復入使政府首席爲臣盤礴留連之地
乎前所不能今難復强旣往不諫來猶可戒 聖朝
試可之道愚臣量已之義俱不可再誤雖承 懃懇
之諭終無冒出之望伏乞 聖慈更加憐察亟許遞

致以幸公私不勝祈懇之至

因災異陳戒仍乞策免劄

伏以艱危孔棘災咎沓臻今日時勢不待智者而寒心矣乃於前夜又有非常之變雷電雨雹並作於一時臣誠驚懼危厲彌日而不定也夫收聲之後雷又發作已是愆陽之候而正當秋稼未收之日降此雹災使既熟之嘉穀未免摧隕民事之切迫憂亦非細矣不特此也臣聞傳曰雹者陰脅陽之象聖人在上則無雹有亦不爲災又聞陽奮則爲雷陰凝則爲雹陰陽相薄則雷雹皆至以此觀之則雹之爲災其徵

誠可畏而雷雹之並作豈非尤可畏之甚也方今
聖明御極勵精求治一遇災沴責躬罪己足以動天
地而感鬼神則固未有失德疵政之可議者矣然事
形於下變見於上歷驗今古符應不爽則天之示警
豈無所自而然哉人君代天理物常以扶陽抑陰爲
務其所謂陰陽者本非專指天地之氣也日用事物
之間無往而非陰陽也卽心術而言則天理陽而人
欲陰也卽國家而言則朝廷陽而宮禁陰也卽人物
而言則忠賢陽而邪佞陰也一扶一抑各有其道懲
窒遷改義理常勝則心不患不正矣陟罰臧否宮府

一體則國不患不理矣舉直錯枉使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賢才不患不登矣如是則　聖德清明如日中天表裏洞徹祲翳罔干尚安有陰盛脅陽之患哉雖有仁天一時之譴告不足以爲災矣宋臣范仲淹之言曰自古國家皆有災異但盛德善政及於天下人不敢懟叛則雖有災異而無禍變也惟其轉移之機不可他求只在人主一念之頃唯　聖明加意體念焉仍竊伏念調元贊化大臣之職也理陰陽順四時固非可責於如臣萬萬無似者而第臣久竊匪據乍遞復入妨賢廢職積有罪戾若論其致災之由臣

實爲首唯有斥退臣身以塞天怒爲今日第一急務
伏乞 聖明亟賜罷免以幸 國事不勝大願

陳情請往見亡女改葬劄

伏以臣竊位台鼎無絲毫有裨於 國而徒以憑藉
寵眷之隆輒有私懇仰瀆 宸嚴臣罪萬死臣罪
萬死臣有一女不幸早歿葬在衿川地已經數歲矣
今以其舅家改卜他山從而移窆期在本月初九日
其始葬也臣既拘於公格不得親見其入土到今又
不得自盡於羸博三號之禮則臣誠不免爲不慈之
父矣今其遷柩路由京江南岸而新葬廣州之地去

江又不過十餘里可以匹馬馳出夕往朝返在　朝
家只丐一日之暇則在微臣得伸無窮之痛而無論
遠近淹速不敢帶職擅行如蒙　聖慈特垂哀憐許
臣任便往來則朱夫子所謂父子存没均被莫大之
恩者臣實感戴靡極矣目今廟堂多事客使將到固
非臣子言私之日而一日夜之間非有緊務臣之出
入不足爲有無則此恐不至於妨公也昔在　仁祖
朝故相臣李厚源方任喉舌有幼子死於外方　仁
廟因其陳情特賜埋葬暇至今傳爲異數事雖格外
情涉切迫則　聖祖亦援例而許之臣之今日祈懇

實有恃於 聖上閔下之仁也惟 聖明矜恕焉臣無任震越悚懼之至

因北京罰金事引罪乞罷劄 丙寅

伏以臣昨因節使先來之報得見彼中咨文謄本罰金之辱至及 聖躬而悖辭嘖言有不忍見臣不勝驚心痛骨直欲無生也前冬查問之時臣等固已有此慮呈文陳辨又以口語自當而由其誠意淺薄畢竟未有一分之益斯實臣之竊自慚悼者也不但此也 殿下不知臣之無狀畀臣以首揆之位 國家百責猥託於臣之一身委任之久眷待之隆莫臣若

也顧其才識庸下智慮短劣上之不能贊襄　聖志鞏固邦本以爲自强之圖次之不能申嚴法禁飭礪邊吏致令姦民肆爲無前之變此皆臣之罪也及至今日獨使　至尊受此難洗之辱而又不能碎首決脰以效臣死之義臣罪至此益無以自解矣臣自聞此報烈火燒心誠無顏面戴履天地况可以仍據鼎軸保有寵祿以褻其分義以增其罪戾哉伏乞　聖慈俯諒臣危迫之懇亟罷臣職仍論臣罪使臣心少安　國體得宜不勝萬幸

因災乞免劄

伏以臣待罪鼎軸前後七年蔑有涓埃之補徒積尸素之罪 國綱日紊而臣不能振肅朝論日乖而臣不能鎮靜民生日困而臣不能拯救以至隣嘖日聳 主辱罔極而臣又不能奮自强之策效臣死之義論其罪咎誠有萬殞不足以贖者臣之宜被斥退豈待於今日災異之作乎然自臣忝竊以來日月星辰之變水旱風雷之災疊見荐臻指不勝屈至于今日而極矣調元贊化雖非可責於臣者而若求其召災致異之本則臣實爲之首也是以每遇一災一異臣心震惕如負重辜直欲滅身隕首以塞天怒以謝國

人而不可得則仍據匪據以增其罪戾者又豈臣之
所敢晷刻自安者乎日昨得見僚相劄本因災乞免
意甚懇至夫以僚相之居職非久負時重望又非臣
久叨首席之比而猶且如此則臣之不容一日仍冒
之義於是益明矣且臣不幸痼疾纏身日加月深雖
形骸僅存而神精已消亡矣設令臣實有亨屯濟艱
之才到今發謀出慮陳力就列非復一分可冀頃於
榻前縷縷陳懇瀝盡肝血誠出於此而竟未蒙
矜許臣竊自悼誠意淺薄不足以上格 仁天閔下
之聽也臣經月淹病之餘添傷於泮宮隨班之夜又

見無前慘酷之變心驚鬼悸不專爲私慽昏仆浹旬
生意頓盡卽此病勢亦無自力奔奏之望伏乞 聖
慈俯察臣之癃病不堪更備驅策之狀且念應天以
實之道大加警動先從臣始亟命鐫臣職名許其屛
退改卜賢德以畀弘濟之責 國事幸甚私分幸甚

更申 搨前之懇請差使价劄

伏以今此赴燕之行臣之不自奮身請徃付之別人
其罪已不可勝誅矣及其公議峻發 聖批允可則
大臣之中臣實應差之人而不料竟歸於昨年纔還
之僚相臣誠錯愕失圖揆以 國體私義大有所未

安不得不力疾登對反覆陳請而　聖意留難終靳
一俞臣於此惶愧悶蹙不知所以處身也昨承　聖
教所以不許臣請者只以首相遠出爲不便而實有
所不然者今以大臣充价旣爲重其事體則以首相
差遣尤是事體之所當然舍首相而选他相已是失
宜而在前　國有大事則首相出疆亦非一再何可
以此爲拘哉況臣之病劣終年在職亦未有一籌半
畫裨益於　國家常以尸素爲懼而燕路往來不過
費了數箇月則其間臣之去　朝有同江湖之鳧鴈
曾何足爲有無乎設令客使或來左右相俱在自足

了事不必以少臣一人爲慮也且有一事今若　許
遞臣職攺卜他相則首席自不患無人而臣雖以原
任差往彼旣知臣之爲行査時首相則所以重其事
體者無間於時任之大臣矣如此則　國體私義兩
得其宜豈非計之善者乎臣久叨匪據猥當百責終
致　君父遭此無前之耻辱又不能早決一死恬嬉
苟度以至今日人臣之義掃地盡矣論其罪狀不容
一日偃息於覆載之間而尚逭刑章失法甚矣至於
當次之役猶且苟免使僚相替受獨賢之勞而顧乃
委蛇盤礴安保祿位如舊則雖臣之頑鈍無狀决不

忍爲此而草澤忠義之士必有益增其不平者其爲貽累 清朝當復如何哉臣於昨日旣不得請退歸私室寢不安席耿耿達朝危厲靡定玆敢更竭肝膈以申 榻前之懇伏乞 聖明深加恩量許臣所請亟收前命移授愚臣以重 國體以安私義不勝大幸

承旨傳 諭後乞免劄

伏以臣久叨相職而蔑效涓埃坐見 主辱而未辦一死苟免勞役而獨占安逸才分誠有難强罪戾誠有難追情勢誠有難安矣當遞之義非止一端請急

之章有不獲已而然臣之卽今所悶迫而切急者唯在於疾病之深重職務之瘝曠其他亦有所不暇論也臣之嬰疾今已七年而乍歇乍劇一年增似一年蓋其氣血益衰傷敗益多病情之漸加理固然也臣自二月初旬以後長在委頓呻楚之中乘其少間時或强起而一番動作輒復彌日昏倒屈指數月之間赴衙入對不過二三次一切職事未免抛廢臣誠無狀雖不能如周公之坐以待朝武侯之綜理庶務而如非甚病豈敢自安於息偃在床哉今則賤疾之危惡視向來尤甚而種種諸證都出於火升而爲頭痛

如鐵輪磨頂晝夜不止欝而爲骨蒸如熾炭置腸内
外交煎看文簿則目視眩暗應事物則神思顛錯嘗
聞醫家之言火與元氣不兩立以臣孱脆之質摧剥
如此幾何不銷鑠而就盡也設或苟延時月以此半
死之精鬼寧復有當官塞職之望乎到此地頭雖欲
不量才分不顧廉義冒罪包羞强顔就列亦有所不
可得者矣昨蒙承宣傳　諭　聖意懃摯迥出尋常
臣非木石豈不知感而終不得仰承　隆命此豈臣
之本情哉臣竊自悼身逢千一之會荷不世　恩遇
而不幸遘此奇疾孤負圖報之誠命之窮矣尚復何

言伏乞 聖慈俯垂矜察勿拘虛文亟許遞改臣職名以幸 國事以全殘喘不勝大願

請寢李徵明削黜承旨拿問之 命劄

伏以臣於昨夕伏聞副校理李徵明應 旨上章重激 天怒至今招致政院詰問言根繼以政院覆逆之故入直承宣並 命拿問而卽者又聞徵明招問之後有罷職不敍之 命又因政院陳啓以削黜加其罪前後 處分一節深於一節臣不勝惶惑駭嘆之至竊恠 聖明何故怒一言者而自失其擧措至於此也臣得見徵明之疏槩其所論專以外戚爲憂

而　殿下之怒其言亦專在於此矣夫今之戚里自
是士流中人非有驕奢濁亂之失徵明亦以爲姑無
可慮之跡而至擧地震之變終以　勉戒　坤聖爲
請其言之妄率不中可謂甚矣然究其本情則不過
有懷必達言不知裁者耳自戚里言之已無實事而
人有是言則只見言者之妄耳固不足怒也況以
殿下天地之量此等之言何足以動其聲色哉　殿
下苟能容而置之開示可否則妄言之失自在於下
而翕受之美終歸乎上此正唐臣陸贄所謂諫者之
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有不中而君無不美者豈不

爲 聖德之光也今乃不然 威怒太遽處分太過
前後辭旨之嚴峻有非臣子所敢聞者使中外之人
不暇咎言者之妄而反以 聖上所處爲無前之過
擧無不愕眙失色此豈羣下平日所望於 殿下者
哉臣竊惜之夫究詰言根本非盛世事人臣進言或
據其所聞或隨其所見而陳之則在君上聽納之道
可者用之不可者置之而已若一有逆耳輒嚴詰其
所自出則不唯國體之傷損非細孰肯爲國家盡言
不諱以犯雷霆之威哉昔宋哲宗初年諫臣劉安世
范祖禹聞禁中求乳媪上疏以近色太早爲戒言甚

切至宣仁太后諭以此外間虛傳也祖禹對曰外議之虛亦足爲先事之戒太后深加嘉納下之進諫上之聽納必如是而後方可謂交修不逮矣以　殿下之明聖何不念及於此乎政院居出納之地隨事覆逆乃其職耳夫豈爲一徵明地而　殿下遽加以無君之罪使直廬近密之臣蒼黃顚倒駢首就理其爲觀聽之震駭又如何哉况徵明之疏首發於因災求言之後而摧折之譴斥之不少假借遠外聞之皆將曰　經幄之臣應　旨封章言及戚畹至於抵罪云爾則妨言路而累　聖德莫甚於此其何以解羣

情之感而來四方之言乎此尤臣之所大懼也以臣淺薄之誠固難望感回　天聽而忝在大臣之列目見　君違不容越視喑默玆敢冒死而言之伏乞聖明俯察愚臣匡救之忱非出於私平心舒究亟寢成命則日月之更人皆仰之矣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

因災乞免劄

伏以臣日昨病劇廢職冒昧自列猥蒙　聖慈不罪至辱醫藥之惠臣誠攝分感悚而　召牌之下又犯違慢之罪益復震惕罔措方擬更申請譴之章矣此

際日官來告白虹貫日之變臣病伏之中不覺驚起戰悸危厲之心彌日而不定也嗚呼今之 國家可謂岌岌乎殆哉仰觀俯察無一可恃靡災不有靡歲不凶其難言之憂莫保之勢不待智者而寒心矣至於今年八路之災荒實關邦本存喪之機而八月下雪燕雀凍死又是前史之所罕有人情之憂懼至此而極矣不意今者又有此非常之變天象玄遠雖未易測度事失於下讁見於上其理孔昭不翅影響則此豈無所召而然哉方今 聖明御極羣彥勵翼安有失德疵政之上拂天心者而苟求其故則何莫非

如臣庸陋久叨畀軸尸位妨賢自速災咎而然也臣前後遇災輒據故事乞　賜策免竭誠陳籲非止一再而未蒙　恩許終歸飾讓夫人可欺惟天不容僞若下之自處上之待下一以文具而已則玆豈應天以實之道哉伏乞　聖明俯察微臣由中之懇勿復循襲前套亟許鐫免臣職攷卜耆德之良弼以救民命以回天怒實爲萬幸至於弭災之道以臣矇學淺識誠所昧昧而第以見於經傳者言之古先哲王遇變而應之者其道無他不過曰克謹天戒曰修先王之政曰側身修行而其所謂謹與修者儘有許多物

事不爲空言務盡其實故終能轉災爲祥以致重興
之休天人感應之理有如此者矣昨者伏見　聖教
其所以責躬求助勑勵臣工者痛迫惻怛蔑以復加
朱子曰卽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今日召災之
失與將來消患之方　殿下旣自知之矣果能擴此
一心推之百爲行之以誠實持之以悠久則感格天
心迓續景命之道豈可以他求哉臣之此言固爲陳
腐而舍此則又無以自效唯　聖明之財幸焉臣二
三日來泄痢轉苦神氣昏薾未能綴成文字今始陳
露尤增死罪

因天變乞免劄丁卯

伏以臣病廢職務已踰旬日罪積尸素跡近私便露章丐免煩猥是懼而乃蒙　聖慈不之訶責反辱異數賜以醫藥至遣內隷問其差劇踰分之寵匪臣所堪誠有惶感罔措者矣至於圜丘祈穀禮異常祀大臣之列臣實居右則攝事藏裡乃其職分而臣之病勢無以自力始旣求差終至免敗其失職廢事之罪益無所逃免矣昨者日官來告白虹貫日之變臣於病伏竢譴之中尤不勝驚心而喪氣也近來此變靡歲不有而今玆發見於歲首之月又是可懼之甚者

目今八路大侵公私蕩然域内生靈殆將靡有孑遺
國家岌岌之勢莫保朝夕而上天之示警又若是
切急此必有大禍亂伏於冥冥之中迫在呼吸而人
自不悟也其爲危懼只豈他日之比哉此正 君臣
上下益加兢畏務盡修輔冀以轉災爲祥傾否回泰
之一大機也乃使駑下孱病百無一能之臣冒據鼎
軸而責以格 王正事者不亦左乎臣前後遇災輒
申策免之請非敢苟飾虛辭欲效故事而已區區赤
心實出於爲 國家計也 殿下不念相職得失之
重徒眷眷於簪履之舊拘牽至今尚靳斥退使 國

享日非賢路久妨卽此一事亦不可謂應天以實矣
臣竊惑焉臣竊悶焉爲今弭災之道亦不可以他求
唯當以實心而行實政亟黜失職廢事之一賤臣博
選賢德畀以弘濟之責則人心允愜天怒自回而將
墜之　邦命尙可以少延矣伏乞　聖明俯察臣肝
膈之懇許臣所辭鐫臣職名公私不勝幸甚且臣適
有所懷不得不附陳曰昨得見内司報備局文牒以
爲明禮宮所屬堰田在樂安地經夏頽圮將於今春
修築須至調役烟軍因本宮手本請令該曹行移本
道已經　允下云湖南饑饉之慘最於諸道　朝家

所以救民之方靡不用極凡係擾民之事亦旣一切寢閣矣流散之相繼盜賊之肆行自歲前已然聽聞所及誠有不忍言者況今開春賑政方始想其涸轍之急日甚一日於此之時乃爲一宮庄之修築驅策阽死之民以赴其役則民之愁罟當復如何亦豈

聖上仁愛元元之意哉諸宮幹事之輩只知宮田之爲重其於民之休戚死生不翅如秦視越此固不足深責而竊恐 聖明萬機之中偶失照察於此此雖一事其爲損 聖德而失民望所關非細臣不敢以事小而不言惟 聖明財處焉

因政院啓辭乞免劄

伏以臣病情彌留旣負瘝曠之罪災異荐疊尤切叨冒之懼敢陳血懇冀蒙　斥免而　天聽未格溫諭反降臣於此惶隕悶蹙益不知所措也臣於上劄之後始得見政院啓辭其因災進戒無非切至之論而至其咎責大臣一欵言言可謂藥石雖有三尺其喙誠無以自解矣右相李端夏劄中亦旣引此控辭而然右相爰立屬耳其於區畫施措之際勢有所未暇而事有所不專則今之災咎豈其責哉自惟臣之無狀職忝首揆前後八年身當百責無一猷爲馴致天

怒於上民怨於下 國勢之危急至於此極此皆臣
之罪也喉司之斥臣實當之矣臣智慮淺短素昧經
國之猷學識空疎又蔑格 王之論此則不待人
言而臣已自知之矣且臣才本鈍滯病又沈痼籌司
坐銜或至曠日文牒酬應未免過時簿書期會之末
亦不能自效則只在之云可謂望臣已寬矣至於不
體 聖上倚毗之心其爲不誠莫甚臣雖愚蠢苟
聖上不世之殊眷忽於圖報豈其本情而居其職而
廢其事又不能早自引退則雖謂之不誠亦宜臣旣
乏體 國之誠又無捄時之才而久據鼎席徒糜廩

祿則物情之怫欝固其宜也物情如此則上天之譴
告亦何足恠乎然此不獨政院之論實是國人之公
言也人皆以事關大臣不欲指斥而近密之臣獨能
言之其意誠可尚而其言誠可取 殿下乃反責之
以未當恐非所以廣忠益恢言路而亦豈不以此而
重臣之罪乎臣之遇災乞免前後已非一再而 殿
下每覩以例讓不準所辭至于今日公議既發物情
大可見而猶且因仍 靳固不思改圖臣未知其故
何哉今臣雖欲一洗舊套以賛襄 聖上修省之德
政而才力之所不及實無以自强若又貪 恩戀

寵包羞耐耻苟蹲而不去則不幾於天怒不足畏人言不足恤者乎臣雖萬萬洪恐亦不忍爲是也伏乞聖慈更加矜察將臣職名亟賜鐫免以幸　國事以慰輿望以安私分不勝懇祈切祝之至

請令全羅監司金鎭龜不待交代歸救父病兼陳江襄監司李頤命事劄

伏以臣竊聞光城府院君金萬基遘疾猝劇漸至危境水穀之不入已過五六日證情十分可慮而其長子鎭龜方任湖南方伯聞其病中思戀甚切時時呼囈語猶數問鎭龜來否云鎭龜若聞父病如此必當

上章陳懇 朝家雖卽許遞其職而得代歸救之際
自至費了日月其間休咎有未可知父子情理誠有
令人動念者矣在昔 仁祖朝故判書臣李晬光身
病危重而其子聖求見任全羅監司 仁祖大王特
命發騎下諭毋代疾還 聖祖體下之德至今傳爲
異數至於 先朝故綾豐府院君臣具仁墍之病重
也其子鎰爲洪州營將及京畿水使亦有不待交代
來覲之 敎況 朝家待國舅之道事體自別伏想
聖明亦有所軫念於此者矣卽今湖南良事方急
道臣之遞易尤極可慮而公義私情或有時而輕重

事至於此不得不變通一面擇差新監司急遽馳遣使賑政無曠恐合事宜也且江襄新監司李頤命之當初撥例　特除只爲本道賑事之急而辭疏　批下之後不卽出肅備局啓請　牌招而亦不承　命必以諫臣疏中之語引嫌至此也夫謹守成憲自是爲國之常道諫臣之論固出於此而然用人之方亦不可太拘規制唯當視其人賢否之如何耳頤命年紀雖少地望器局鮮有其比出入　經幄亦旣有年矣　聖明審其可用簡自　宸衷而拔擢之非如偏任私昵濫授匪人之比則臣未見其爲失擧也至於

不待開政而　特拜雖曰差異常規而簡擢之舉苟
得其人　中批之在於開政之前與在於開政之後
何足爲輕重也在顧命雖有所不安實無深嫌之義
亦宜更　降指揮促令赴任恐不可已也臣有此所
懷亟欲入對陳稟而病甚未果玆敢以文字仰煩不
勝惶恐之至

請勉留右相劄

伏以右議政李端夏因臺啓不安遽出江上再上乞
退之章　聖批甚勤而尙無改圖之意臣竊不勝慨
然憂嘆也任大年之除職初出於右相之建請而以

激勸富室爲荒政急先務者又是右相平日所眷眷
者也今臺臣旣駁其人又斥其事並與將來而杜塞
之右相於此安得以自安也任大年爲人臣雖未之
前聞以右相前後所陳觀之其所訪問似得其詳且
聞前後道臣之言皆以爲雖無私賑一事其爲人自
可用且其捐財私賑與應募納粟者不同若是則遵
依 先朝楊雲擧之例 特授一命何不可之有哉
況今八路皆饑民命近止至於湖南一道饑莩載路
自歲前已然聽聞所及心驚哽噎而 國儲蕩然賑
哺路窮將未免立視其死則當此之時苟有出斗米

活一民者雖顯官重賞亦無所靳惜設令大年之事
未必出於無所爲而爲者而賞一勸百以濟生靈此
誠今日最急之政何暇論其他哉　國家名器雖曰
可惜若使臺臣果有視民饑猶已饑之心此等議論
必不輕發於今日而汲汲駁正猶恐不及使一道人
心之歆豔聳動者變而爲摧沮索莫以絕其勸分應
願之路朱子所謂自壞其權宜濟事之策者其亦不
思之甚也況仕路之淆雜莫甚於近日曲徑奔走僥
倖得官者豈盡窮經力學之士存心愛物之人而未
見言路有以糾劾而澄汰之獨於鄉曲一寒士之活

民受賞者首先擊去以爲重惜名器之計此何足以服四方之心乎且臣得見掌令韓範齊避嫌之辭不思自反張皇呶呶至以深刻斥大臣今之 朝廷雖無體統亦可謂無嚴矣右相之因此不安理勢固然而然大臣進退關係甚重以此一事至決去就則竊恐其太過也目今 國勢民事實是危急存亡之秋大小臣僚正宜協心同力如救焚拯溺之不暇而況輔相之臣休戚與共豈容其率意引退乎竊聞右相有留劄長往之意倘 聖明特加敦勉諭以不當退之義則以右相之赤心體 國亦豈不仰承 聖旨

亟回遹思也臣不任區區之慮敢此冒陳唯　聖明財處焉

被趙儀徵疏斥乞免劄

伏以臣疾病沈痼固無供職之望而又有情跡之大難安者頃於右相之出城也臣冒上一劄請加勉留而仍陳臺啓請汰任大年之失宜韓范齊侵詆右相之無嚴矣繼見掌令趙儀徵之疏提臣劄辭逐條論斥語意深緊臣不勝駭惑也夫宰相臺諫之一可一否臣雖愚劣豈至全昧斯義哉第臣妄意以爲旣曰可否相濟則論議之際未必以臺諫而皆是大臣而

皆非至於大臣之失臺諫能言之則臺諫之失大臣
獨不得言者恐無是理試以任大年一事言之臺臣
所執雖曰慎惜名器而當此良將盡劉無粟可賑之
日不念　先朝故事之有據不顧大臣申請之辛勤
不察私賑應募之有異不究其人實狀之如何一筆
句斷曾不少難沮四方聳動之心杜日後勸分之路
其事未可謂當也右相劄中所論曾未有近似於深
刻者而范齊乘忿縱言乃以此勒加之夫朝廷之上
辨是非崇禮敬並行而不妨豈必以慢言相加而後
方合於相可否之道乎大臣固無論雖三司同列之

間若以此等語言非意相干則必羣起而攻之矣其言亦未可謂是也范齊雖職在臺憲其事之不當言之不是如此則臣忝在大臣之列一言規警未必爲非而不料以此至被操切之斥也儀徵疏語臣不欲費辭爭辨以傷事體而其所謂偏責言路一款則實非臣淺見之所及也進退百官雖曰大臣之職激揚之責專在臺閣則爲大臣者其可屑屑於小官庶僚之彈劾替行臺閣之事耶此其事理有不然者而但臺諫之職關係甚重苟有庸謬匪人循默不職者則大臣亦可得以糾正而臣誠疲軟曾未能焉此則臣

之罪也且臣妄進一言使 聖心激惱特遞臺官至於兩人喉司覆逆諫臣論執而俱不得請物情胥激鬧端方生原厥所由咎實在臣臣於此咋舌無及矣
聖上之愆違由臣而助成微臣之罪戾因此而益增以臣無狀冒據喉軸既不能匡輔 聖德乃反助成其過舉則其罪又安可勝誅哉伏乞 聖明深加思量還收兩臺臣特遞之命以恢言路亟罷臣之職名以謝物議以保殘喘千萬幸甚臣既被重斥宜即自列而適緣病劇昏瞀不能構成文字今始陳露尤增慚悚之至

因崔錫恒疏斥乞免劄

伏以臣宿患火病自今春轉加又得脚部痿弱之證日以益甚 太廟將事决非所堪而適當 親享之日不敢以病爲辭不計顚仆忍死趨叅矣罷歸之後疾勢頓劇兩脚浮痛跬步不能自運痰火上逆頭腦晝夜暈疼昏倒床席氣力頓盡籌司廢坐爲日已多此非息偃私便之時而末由自力奔走瘝官曠職之罪誠無所逃矣且臣頃見正言崔錫恒上疏極論近事而以大臣始請勿捧旋又請入其疏大加詆斥至以爲古今天下豈有如許國體如許事理云當初臣

等之請勿捧疏者豈不知事體之苟簡而只欲爲
朝廷鎭靜之計誠出於萬不獲已也且臣等妄意以
爲　朝家旣有成命則雖是必可上之疏在其道理
不得不還寢如是則彼此自底於泯然無事矣至於
不有　朝命强呈其疏張皇其辭說於大槩傳示其
疏本於史官必令謄播而後已則實非臣等之所料
也投疏之人旣斥大臣政院之壅蔽至謂　君上孤
立則臣等固已危怖體栗矣繼而臺臣又以怒於臣
等者移罪於喉司至有請推之啓原任大臣又以臣
等所陳白爲事體之失當上劄而言之原疏旣播衆

言喧騰是非未辨物情怫鬱則雖欲鎭定而有不可得事勢至此與初大異羣議之非斥又如此則臣等做錯之失著矣誠有所不敢晏然者亦何可膠守初見而莫之有改乎入對自列請入其疏者實出於此非臣等之所樂爲也今錫恒曲爲投疏人救解而不得其說欲以臣等爲嚆矢專攻如此其亦可笑而不足怒也然臣忝在大臣之列既無料事之智又乏鎭物之量前後所爲苟且顚倒不自覺其爲古今天下所無之事體致令鬧端層加是非倒置 朝著益復潰裂世道益復壞亂人心益復陷溺日就於莫可收

拾之地究厥所由咎實在臣臣安得辭其責哉伏乞
聖慈憐臣病勢之難强察臣情跡之難安亟賜鐫
免以保殘喘以謝人言不勝幸甚

因病乞免劄

伏以臣之宿疾月加歲增源委漸痼而自二三年來
每當春夏則益甚屢阽危境蓋以火熱爲主隨時令
用事故也至於今年則病情之作苦自初春已然數
月之間乍歇乍劇間或黽勉從事而一番勞攘輒復
彌日委頓以致職務弛廢長以請急爲事固已惶悶
罔措矣近又添傷於鞫廳舊患之外新恙交劇貼身

床席生意頓盡籌司坐衙文牒題決亦無以自力瘝
曠之罪誠無所逃免矣臣之種種證狀固不敢每慁
宸聽若其氣力之澌薾形骸之換脫亦有所不暇
言者而最是精神之消耗日甚一日居常眩瞀如在
烟霧之中日用云爲前忘後失公私酬應八顚九倒
臣本短於識慮而若是其甚者病爲之祟也其何以
匡補 衮闕裁斷庶務以效職責之萬一乎臣前後
乞免之辭罄陳於 筵席申懇於章劄者非止一再
而未蒙 聖兪終歸例讓臣誠慚悚悶塞撫心失圖
雖迫於 聖旨隱默隨行而區區求退之心何翅寢

人之不忘起哉目今兩麥大熟時雨屢降艮憂可以漸紓矣新相爰立枚卜盛多愚庸不患不備矣臣之乞免此正其時伏想 聖明亦必不留難如前日也伏乞 聖慈憐臣膏肓之疾察臣肝膈之懇勿拘虛文亟許鐫遞俾臣得免重戾少延微喘公私不勝幸甚

[illegible] 因閔鎭周上疏乞免劄

伏以臣病伏中得見副校理閔鎭周上疏其所論卜相事語意甚峻臣不勝瞿然慚悚之至日者四次加卜之 命固出於 聖上愼簡輔相之意而苟求其

故則亦莫非臣之無狀知識昏昧不能得人稱　旨
之致雖微人言有不敢自安亦嘗略申此意於　榻
前矣創見之舉易致疑惑物議之如此亦何足恠也
第念人主之職莫大於論相惟其人之得失而國之
存亡治亂係焉其選任難愼之道宜有別於庶僚矣
唐虞之際必待疇咨僉諧俟宅百揆則固無論已降
及後世如魏文侯之問相於李克漢惠帝之問曹參
於蕭何猶有上下可否之遺意矣至於宋仁宗之親
擢文富二相而不嫌於偏私王朝之薦可爲大臣者
十餘人而不嫌於衆多唯觀其人賢否之如何耳恐

不可以一槩論也我　朝卜相之法最爲草草苟簡
下旣循序擬望　上亦循例下點無復有古意矣至
宣祖季年特擧三臣之可爲相者詢問大臣其時
大臣如李恒福之德望見識非今人之比而乃以知
臣莫如君之語對揚　聖教　宣祖更命博詢朝議
而又以爲不必更議力請並卜三臣終不以承令順
旨爲嫌臣之入對陳稟意實在此未覺其有害於事
體而但臣之所稟　上之所教不在於初而在於屢
命加卜之後所以致今日之物議也此則臣之罪
也且其疏中論諸道方伯不待交印徑歸之弊誠爲

正當而但藩臣之以親病許遞者前後非一二矣至
於軫其親病危急許令毋代歸救者則出於一時
特恩如 仁祖朝故相臣李聖求之事是也頃臣以
國舅病急而其子在遠據此例陳請遂有 恩命矣
此是稀濶之異數李聖求之事已過六十年而始又
有金鎭龜之事則因此而爲萬世法程恐非可慮也
至於不待 朝命擅離任所 國有常法自當繩
之以律又不當與論於此也日者備局啓辭只是泛
論前事以明其 特許奔救親病者外曾無不代徑
歸之例而已本非定爲永規之意也然李聖求之事

初出於　特命而金鎭龜之徑歸出於臣之劄請則此尤臣之所不安也趙相槩之在謫遭喪人多矜惻謂宜有寛釋之典臣之問及於僚相者盖以此也而相槩所坐本非微眚初配邊遠旋改便近以其有老母也此實臣之所陳白則到今不宜又有所煩請故置而不擧矣儒臣之論如此臣之請施寛典於科罪之初者比之請許伸哀於喪母之後其罪尤重臣於此亦安得晏然乎且臣情勢之難安如右所陳而疾病之沈痼尤有所難强者左臂痺痛之證始自月初日漸有加晝夜疼痛運用全廢又自數日來麻痺之

氣延及右邊遍於一身癱瘓不仁有同死肉兩脚蹇
痿此前益甚起居屈伸不能自遂連試鍼刺未見少
效此是衰年危證醫家之所深憂者設令積久治療
苟保時月而終不得復爲完人則決矣自今以後臣
雖欲更效奔走之勞有不可得矣伏乞 聖慈俯察
臣之情勢病勢將臣職名亟賜罷免以謝物議以延
殘喘千萬幸甚仍念閔鎭周之疏雖未必一一中窾
或有逕庭於朝議者而若其大意則只在於謹常法
慮後弊不可謂無見矣 朝家舉措不能盡善無失
則此等議論亦安可無哉況其疏辭旣曰爰立之賢

不爽時望則可知其非出於侵逼大臣之意矣今
殿下於大臣劄批旣以謬戾斥之繼又下教政院以
浮薄喜事摧折之恐非所以恢言路集衆善之道也
臣竊不勝區區之慮敢此附陳惟 聖明財察焉

敦諭後辭職劄

伏以臣之病伏已數月矣辭單之上亦至於二十四
矣竊意 聖明俯察臣病之不可更起相職之不可
久曠亟賜處分以幸公私而尚 靳俞許已非始料
至於昨日 遣近侍敦諭尤是賤臣之所不敢當者
臣伏讀 諭旨精爽震越不覺感涕之交零也使臣

之病有可以一分自力則雖不得趨造周行更備驅
策而其欲一進 天陛仰瞻 清光畢陳微悃少紓
犬馬之戀然後退塡溝壑者區區此情寧有窮已哉
顧臣宿病積敗之餘添患毒痁已過四十餘日日進
不退氣力之危綴形神之換脫無復餘地加以四肢
痿痺下部蹇弱跬步之地亦不能自運致身 闕庭
其路無由臣誠撫躬而自悲也臣以小器庸品誤被
聖朝不世之恩遇忝叨嵒廊首尾八年顧忠雖切
而才識蔑如絲毫無補觸事生疣涯分過溢冥行不
止歷數罪愆誠有萬死不足以自贖者而 聖度天

大曲軫簪履之舊終始涵容不加誅譴在臣私分亦已幸矣今焉得沒於地寧復有餘憾乎第臣生而虛辱寵祿未免爲孤　恩負　國之臣而到此垂死之日猶帶匪據之職重負未釋縷喘先盡則是臣終爲尸竊之鬼抱恨無窮而目不瞑於泉壤矣臣之一念耿耿唯在於此矣況今日是何等時臣之所叨是何等職任而以百責所萃之地作一虛窠遷延時月莫之變通此豈微臣之所敢晷刻自安而亦豈　國體事理之所宜有者乎伏乞　聖慈更加矜察勿復留難將臣職名亟許鐫免以終　天地生成之惠臣不

勝懇祈切祝之至

待罪疏

伏以臣以至愚極陋過蒙　殊眷久叨匪據報效全
蔑愆咎層積其孤　恩負　國之罪臣亦自知難逭
而　聖慶天大曲垂覆貸以至今日在臣私分固已
幸矣惟其冥行不止觸事昏錯不自覺其終陷於罔
赦之科　聖教之下嚴於鈇鉞前後負犯彰露無餘
此實天地霜露之　教臣於此只有戰慄自訟而已
更有何言哉人臣事君所貴乎勿欺國家制刑莫大
於罔上職居輔相肆爲面謾則雖使滅身湛宗尚有

餘罪其何以一日自立於覆載之間乎臣既負此極罪有不容偃息於 京輦而罪名未勘之前亦不敢率意遠去退伏城外恭竢 處分不意昨日近侍宣諭遽及於席藁待譴之中臣非木石寧不知感第臣情跡終無抗顏復入之理而尚稽刑章反辱 恩數致令觀聽增駭臣罪至此尤萬萬矣臣於今日固不敢以文字仰干 天威而既承 有旨亦不敢一刻自安於心不得不冒死哀籲伏乞 聖明亟命下臣司敗論臣罪律以正 王法以爲人臣之戒千萬幸甚臣無任危怖震越之至

承　別諭後陳情辭免疏

伏以臣倖逭郅罰偃息田里　天地父母之德不可勝量而在臣私義實非所安唯日夜懍惕而已不意昨者　特降別諭諄諄開誨不翅如家人父子於敵以下以此相與猶不可易得況以負罪賤臣而得此於

聖明其感戴銘鏤之私寧有旣哉義當顚倒趨

命不竢駕屨以仰承　恩旨而顧臣情跡終有所不敢冒進自速違慢之誅又致再勤　聖諭臣罪萬死臣罪萬死臣本至愚極陋遭際　聖明猥荷不世之　眷忝叨匪據積有年所才短識闇百無裨補發

謀慮事動輒乖謬其辜 恩失職之罪何可一二數而幸賴 聖慈如天曲加庇覆不抵於大何不然臣安得保全性命以至今日也日者 聖教固出於匪怒伊教之意臣雖迷甚豈敢有一毫悻悻之心哉然臣奉職無狀事 君不誠之罪則據此一段亦自難掩播諸四方國人皆知則得免刑章已云幸矣今若徒恃 聖恩之隆厚抗顏復進於 輦轂之下則其如物論何其如廉義何且念 聖上之於賤臣所以涵容而寬貸之者無以復加矣況臣一身之進退有何輕重於 朝廷而人或妄以爲言致惹紛鬧之端

原厥所由皆臣之咎此亦臣難進之一端也仰惟
聖明特軫簪履之舊必欲曲全微物則因其已著之
罪退之以禮許令没齒畎畝斯可爲終始　生成之
惠矣必使戴罪犯義復入周行則終無補於　國事
而只足以駭中外之觀聽竊恐　聖明或未之深思
也伏乞　聖慈俯垂矜察還寢收召之命將臣本職
兼帶一併鐫免俾臣循省愆尤涵泳　聖涯以安私
分以終餘喘不勝幸甚臣無任惶怖震越之至

辭職名及月廩疏

伏以無狀賤臣過蒙　鴻私俾免不可逭之譴罰反

辱不敢當之　寵命溫諭優批前後諄複開示誠心猥加收召從古人臣之得此於君父者能有幾人哉臣雖隕結糜粉不足以仰報萬一則屢違　聖旨終不敢冒進自陷於慢　命褻　恩之誅者豈其本情哉臣於此且懼且悼不覺氷炭之交中也臣之區區情勢令不敢每慁　天聽而第臣過福之災重速鬼責宿患之外又添奇疾四肢麻痺之證始自春夏歷秋增劇左臂則自肩以下有同死肉兩脚則蹇痿已甚非杖莫起此是風病之兆衰年之所深忌諸醫之所共憂多服湯劑雜試砭焫而未見少效日臻危痼

設或苟延時月其爲廢疾之人則決矣雖欲致身
朝端更效奔走之勞何可得也至於艱危之勢休戚
之義雖微　聖諭臣何敢恝然於此哉第臣以言其
才具則疵短畢露以言其精力則耗喪無餘今欲使
已試僨敗之蹤復任其弘濟之責不亦左乎竊恐四
方聞此必將大駭以笑之也臣之退伏已數月矣旣
不得更進則所叨職任不容一向虛帶而屢煩號籲
未蒙　恩許臣不勝悶蹙焉　國家設官各有所司
無論閒劇不可暫曠而以臣之故虧廢職事留時引
日莫之變通其如　國體何哉且日者本州稱以月

廩輸送米豆臣驚悚不敢受欲以一疏陳懇而煩猥
是懼亦未免趑趄矣昨日州人謂有　朝命至於再
致　德意所及寧不知感而此實　國家優禮耆德
之盛典今乃混施於如臣有可罪而無可紀者則其
爲乖舛甚矣臣之在　朝已積素餐之譏況今寓身
山野又何可苟竊縣官之粟以重其罪戾乎臣之庸
陋尚有一段廉義匪分之　恩死不敢當伏乞　天
地父母俯察危迫之懇將臣本職及兼帶扈衛大將
諸司都提調並賜鐫免仍寢月廩官給之命以安微
分以終　大惠千萬幸甚臣無任戰灼祈懇之至

被斥辭職疏 戊辰

伏以臣竊聞近日原任大臣入侍 筵席以尹拯不可以背師爲罪之意縷縷陳達退又上劄以申其說臣於此不勝瞿然之至夫師之與父固有輕重之別矣然而生三事一 自是聖賢之大訓古今之通誼我
朝先正之論亦以爲師生無相貳之義則況於相絕乎設或不幸父師之間有不得兩全恩義者則亦須方便自處以示痛迫不得已之意可也豈必公肆詆辱以逞其忿恨而後方可謂愛親之孝乎拯之於
奉朝賀臣宋時烈情義之深重非尋常師弟之比而

其所致憾只在於其父墓文所稱述不滿其意望則以此而絕其師已非出於公心而乃於未絕之前移書士友直斥其學術本源無復餘地以此施之於朋友交際猶有所不忍況一面曰先生曰門人而一面構毀之如此臣誠蒙昧不知別有一種如許道理而從古賢者未嘗見如拯之所爲則此誠世道之大變士林之深耻在　朝家明好惡之道何可復待拯以待賢之科乎臣曾忝相職與今判府事臣閔鼎重同入　前席敢以此陳白區區之懷只欲爲　聖朝辨是非正風教不料其終爲喪邦之根柢也且其劄中

所謂以拯誣辱先正添一罪案云者亦臣之所嘗參
涉者也拯之於先正臣李珥無端誣辱事理之所必
無故臣於乙丑年間以此事仰陳於　筵對章奏而
亦以爲不可直謂之誣辱矣但拯之書辭至謂栗谷
眞有入山之失而先人初無可死之義其父江都所
處本不可比同於李珥入山之事則援以爲證已涉
不韙而甚至抑先正而下之必歸之於眞有失以資
邪說之嚆矢而有不暇恤焉苟有顧藉嚴畏之心其
言之悖謬必不至此烏在其平日宗仰之誠哉臣之
前後所陳其意不過如此而到今數年之後重被論

斥何可以身在屏蟄之中而晏然泯默乎且臣頃聞臺臣上章極論李師命罪狀並斥薦擬兵判之大臣而兩司繼有竄逐之請當初薦望實出於臣則遭此峻攻何敢獨逭其譴罰乎臣幸蒙 天恩偃息畎畝而宿愆舊罪隨處彰露臣將自救不給公議必不肯終始饒臣 聖明雖欲曲貸亦安得一一覆盖之也莫如亟 降誅責永許斥黜庶可以正 邦憲謝衆怒而在臣私義亦得以少安矣今玆號籲不但爲目前所遭一二事而已也伏乞 聖慈俯察危懇將臣本兼職名並賜鐫削俾臣省愆守分待盡溝壑誠不

勝萬幸臣無任戰灼震越之至

辭　諡冊製述再疏

伏以臣冒陳悶迫之懇乞收　諡冊製進之　命而伏承　聖批不惟不賜允許至下不敢當之教臣尤不勝悚慼之至在臣分義固不宜更辭而揆以事體終有所難安者國家大小事各有所職大不可以侵小小不可以侵大今此冊文撰述自是詞臣之職雖使臣之才具精力可以優爲亦不可越俎替行況文翰之事貴在精專方任其責者之與衰退久廢者其工拙皦澀之分非可同日而語則臣雖欲强而爲之

其如力所不逮何哉且臣出寓郊舍調治有日而宿
病轉加心火尤劇昏窒憒亂幾不爲人竊恐稽延時
日違誤大事不但增臣罪戾而已玆敢更竭微悃干
瀆 宸嚴僣越之誅益無所逃伏乞 聖慈深加諒
察亟命攺臣製述之任以幸公私不勝大願臣無任
惶懼戰灼之至

乞遞兼帶且辭祿俸劄

伏以臣日昨冒陳危懇乞免諸司兼任而伏承 聖
批又靳準許臣誠不勝其惶蹙悶塞也臣嘗聞 成
宗朝相臣韓明澮爲軍器寺提調至於十年之久一

時譏之明澮因此辭遞臣之忝叨諸司提調不止軍
器一司則有非明澮之比而過數月則將爲十年矣
猶不能力辭得遞則豈不爲明澮之罪人乎臣雖無
病從仕據此一節其當遞之義不翅較然況臣疾病
危痼神氣耗喪所管職事全然廢閣則如此而一向
虛帶豈是臣心之所敢安亦豈 國家事體之所宜
有者哉臣竊恐遷延時月未蒙 恩遞溘先朝露終
抱羞愧以死也且昨者倉官謂有 聖敎來致朔廩
臣未及肅謝不敢受俸體例則然何可以病蟄瘝曠
之身重煩公役坐糜 國廩乎揆分揣義決難冒受

伏乞 聖慈曲垂體下之仁俯察由中之懇將臣所兼 宗廟署社稷署奉常寺軍器寺訓鍊都監司譯院都提調及扈衛大將一倂遞免仍收祿俸輸送之命以安私分不勝萬幸

陳情告退疏

伏以臣昨年屏退雖由於一時 警責之教而旋蒙
聖旨開釋無復遺蘊則到今固不敢更以此爲難進之嫌也第臣有不可不退之義非止一端而本不係於此事者臣忝叨匪據首尾八年蒙被 殊眷超越千古而顧臣才具凡短識慮闇滯不能奉一令承

教少效職責其間言議之乖施措之錯何可一二
數也終使 國事泮渙朝論潰裂馴至於莫可收拾
之地雖蒙 聖慈天覆倖逭大何而其孤 恩病國
之罪死不足以自贖矣是以臣之去職愈久而釁咎
益彰巷議廷論隨處疵摘臣亦反而思之愧汗浹背
至於村氓野老以臣曾無一分及民之惠於臣之歸
也詬責甚嚴臣誠無辭以自解矣今臣除非銓伏省
愆没齒丘壑則其何以塞旣往之愆而謝國人之怒
乎此臣之不可不退者一也自去秋以來 聖上屢
降別諭召臣不置是欲令臣復齒 朝端以備大臣

之數也然臣痼疾纏身神氣俱竭朝請 起居之儀

亦無以自力況其進於此者乎又況臣僨敗之餘伎

倆畢露其言與行不足以信於上下譬如敗軍之將

不可以語勇其何敢發一言畫一策以裨 國家之

事乎至於徒假大臣之名坐縻廩粟自喪廉義臣雖

淟涊所不敢爲而在 聖朝亦將焉用哉此臣之不

可不退者二也臣之家世世襲冠冕受 國恩最厚

而至臣祖父文正公臣尚憲與兄文忠公臣尚容並

躋台鼎名位益大以顯祖父在時每以門戶太盛爲

懼屢形於章疏矣逮臣兄弟才地望實不及祖先萬

一而幸藉世蔭過蒙　累朝拂拭接武卿相之列盛
滿之憂固已懔懔而及今迭爲首揆繼秉樞勻又是
前古之所未有也一心悸怖常如危禍來逼而兒小
迭騤亦列華貫過福之災理所必至擧家相對恒切
淵氷之戒在臣之道必須斂跡退避永謝　朝籍然
後庶可以得止足之分而免顚隮之患此臣之不可
不退者三也臣之當退之義此其大者其他情勢不
暇縷陳非特古人須二宜去者比也臣前後承　諭
雖無陳力就列之望一進　天陛瞻望　淸光畢陳
如許情懇退塡溝壑是臣區區至願而疾病星䃀計

莫之遂不意罹此 大戚蒼黃赴臨不敢徑歸遲留至今以待 山陵之畢而方當 嚴廬諒闇之日臣又病淹床席末由致身於 咫尺之地以償私願敢於昨日還出郊外以取調息之便矣賤疾危惡日進不退自念臣以當退之身終未免溘然於道路則不唯臣之抱恨無窮亦將大貽 明時之累矣反覆自量不得不仍尋東路以爲歸死故山之計一投田廬永隔 象魏回望終南但有涕泗而已臣之所寓去山陵僅十許里臣於 大葬之時一息未絕則謹當匍匐以進展哀於 廞衛之下臣之少伸分義唯

在於此而第臣病情已劇四體不遂不得祗詣 闕
下告辭而退逋慢之罪實無所逃伏乞 聖慈曲垂
矜察亟削臣職仍治臣罪俾臣守分待盡以終 天
地生全之德不勝幸甚臣無任惶隕震越之至

到郊外陳情疏

伏以臣屢違 恩召罪積逋慢頃進中路病劇徑歸
封章上瀆斧鉞是竢不意 聖慈曲垂寬貸史官傳
批太醫視疾 殊恩異數愈往愈隆臣誠惶隕感
泣不知死所顧臣所蒙前後 敦勉之旨終不可虛
辱況當 因山期迫 上下哀遑之日尤不敢自安

於退處竢病少間即擬就途而東裝將發痰病忽又增劇未免淹延數日今始來詣郊外稽慢到此已不勝震慄且臣觸寒撼頓之餘窒逆暈倒喘息欲絶末由致身 闕下仰申叩謝臣之罪戾益無所逃伏乞

聖明亟削臣職以正臣罪千萬幸甚仍竊伏念臣之向日退歸雖出於萬不獲已其爲妄率則甚矣乃蒙 天地之仁不加誅責反施以曠世非常之恩禮其所以開釋慰諭者委曲懇惻足以感泣鬼神從古人臣之得此於君父者能有幾人哉生死肉骨未足以諭其 恩滅身湛宗未足以報其 德則臣復何

心尚懷疑畏自絶於　慈覆之天敢有難進之嫌哉
此誠人情事理之所必無而亦豈臣分義之所敢出
乎天日在上臣不敢匿情飾辭以重其罪也第臣前
疏所歷陳當退之義盡出於肝膈之至懇平素之宿
計本非由於一時難安而發也亦非敢苟爲無實之
辭以賭能讓之名也臣之從前欲一陳暴於　天聽
者此也到今告退之後不敢復進者亦此也　聖明
於此亦必有以體諒矣宋臣歐陽脩之言曰臣之事
君必本忠信言不顧行是爲罔欺今臣有言無實因
退媒進則其爲罔上不信莫此爲甚臣雖無狀亦何

忍爲此以喪名義以貽 清朝之羞乎臣於此時冒
控私懇極知其不敢而區區此來只欲畢陳情實而
退故不得不煩籲於 嚴廬擢慕之中尤增死罪倘
蒙 聖慈俯賜矜察許遂微尚則臣當舍 恩入地
永圖結草之報矣臣無任危怖祈懇之至

文谷集卷之十五

